

前 言

今年五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我们要认真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努力实践《讲话》，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使文学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宣传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发出了关于“举办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革命文艺创作征文”的通知。自征文活动开展以来，全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各条战线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积极进行文艺创作。一个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一支革命化的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文艺创作队伍在逐步成长。

现从这次征文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里面，挑选了一部分，按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故事曲

艺、歌曲、美术、摄影等分类编印成集，陆续予以出版。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编辑出版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意见。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一项长期和经常的任务。希望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继续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向前迈进，为进一步实现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而努力。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征文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五月

目 次

- 百石亭的斗争毛 英 (1)
- 管山人.....浦江文化馆 张文德 (13)
- 炮兵的故事骆 基 (26)
- 大潮到来的时候杭州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吕志宏 (45)
- 小数点余杭县星桥砖瓦厂 许铨光 (55)
- 责任.....杭州棉纺织机械配件厂 陈光照 (64)
- 新课目浙江省军区某部战士 何继宁 (72)
- 考试嘉兴县余新公社 张幼启 (81)
- 三探老虎滩钱江航运公司 赵 征 (86)
- 关键时刻武义县 刘士英 (95)
- 红心李欣 荣 (112)

百石亭的斗争

毛英

富春江边水汪生产大队，有一块很大的田畈。因为它生得象一条弯弯的水牛角，人们都叫它牛角坞。

牛角坞的中段，靠东边的山脚下，造有一座凉亭。从前，当地人论石算田，两亩半为一石。据说，那时牛角坞里共有两百多亩水田。就是这个缘故，凉亭取名为百石亭。解放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通过溪滩改田，田亩大增。牛角坞里的田，已经扩大到三百多亩。因为叫惯了，凉亭的名字还是没有改。

三伏炎天，百石亭格外诱人。你看，凉亭傍山依水，亭东两丈路外，长有一株四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樟树。那樟树枝丫四展，树叶茂密，好比一片永不消逝的绿云，自早至晚，盖住了凉亭；树下、亭内，置放着许多溜光滴滑的石鼓、石条、石板，供人休息；亭西，墙脚边有一泓清泉，甘甜可口。再加上，这凉亭、樟树，又座落在高阜之处，人们站在凉亭一南一北的两个圆洞门边，眺望山坞，一条清澈的溪

水，两条平行的堤堰，数百亩金黄的稻子，尽收眼底。这样的一个好地方，过往的行人，进山砍柴的人，到牛角坞劳动的人，自然都喜欢来这里坐一坐，吸袋烟，谈谈天。

就在这百石亭中，最近接连发生了几件事，它引起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堂先的极大注意。

第一件事：入夏后，老地主“龚剥皮”在凉亭里边的东墙上贴了一张五寸见方的小字条，上面写着：“我家备有自采、自焙、自研的蛇药，凡有被蛇咬伤的人，都可来我家拿药，分文不取。”下面还公然署了他的名字——水汪龚聚泰。对此，有人认为，这是老家伙在耍花枪，妄图笼络人心，主张撕掉它。却也有人认为，小事一桩，不必理睬。龚支书的意见是三个字：“再看看。”

第二件事：从牛角坞插下秧苗以后，“龚剥皮”常常背起一把竹丝苕帚，去百石亭打扫卫生。对此，同上面的那件事情一样，社员中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龚支书的意见还是那三个字：“再看看。”

第三件事：凉亭的墙壁中嵌着一块石碑，早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村里的贫下中农就已经用石灰、泥巴涂掉了碑上的字。天长日久，泥巴逐渐剥落，碑上“百石亭”三字又显露出来了，石碑左首落款的地方，地主龚聚泰和他祖父、父亲以及儿子、媳妇的名字，都依稀可辨。对于这件事，多数人都主张重新用泥巴涂掉它，要不干脆除掉它算了。可是，这一回龚支书却明确表了态：“留着它。”

说来真巧。这天，龚支书的妻子与人结伴进山砍柴，脚

下一滑，从一块壁陡的岩石上摔了下来。不偏不倚，刚好落在一棵树杈上，什么也没伤着。事情传开以后，村里的人都为龚大嫂庆幸。其中也有人说：那是老龚屋里的人“命大”，多亏老龚在村子里为众人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有“良心”，所以得到了“善报”。老龚心里想，这话明里是讲我好，实地里是在放毒。

有些老贫农，同老龚的想法一样。他们对老龚说，这些话的味道不对。其中有个名叫龚洪光的白胡子老大爷，特地跑来对龚支书说：“堂先，那只乌骨鸡又在叫了，你得关照关照大家，不要被老家伙的几句好话塞住了耳朵。”老龚说：“是哩。”他知道，洪光大爷说的乌骨鸡就是“龚剥皮”。“大叔，乌骨鸡叫得再好听，骨头还是乌的。我们要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辨得出音，闻得出味来。”

龚支书来到了水汪小学，他向孩子们打听：“人前人后，可曾听到‘龚剥皮’乱嚼些什么？”当下，有的孩子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抢着说：“我们才不听狗地主乱咬乱叫哩，见他张了口就把耳朵捂紧了，跑得远远的。”老龚笑着说：“那不行，你们怕毒蛇，怎么跟它斗？”语声未落，有个小姑娘扬了扬拳头，愤愤地说：“老地主坏透了！有一天夜里，我跟老地主碰了个面对面，他弓起腰歪着头问我：‘你是洪光的小孙女吗？这么晚还不回家，当心被狼叼走了。’我朝他蹬了一脚：‘老地主！你才是狼呢！’他又说：‘我家的田分掉都有二十多年了，怎么还叫我地主！’”老龚赶着问道：“后来怎么样？”小姑娘说：“我要拉他到大

队里去辩论，他推了我一把，还骂我是短命鬼。”听着，龚支书点了点头，向孩子们交代了几句。转过身来，他又挨家挨户访问老年人去了。不错，关于老龚的妻子得到“善报”的话，最初是从几个老年人的嘴里传开来的。可是，问到最后的一个老人却说，他是从一个不相识的外村人那里听来的。于是，老龚又到其他大队去查问，邻近的几个大队全查遍了，还是没查到。老龚岂肯歇手，下决心要弄它一个水落石出。不久，他就乘着去县里开会的工夫，向邻近各公社的大队干部查问，终于有了一点线索。会后，老龚步行数十里，特地赶到了离水汪三十多里路的一个大队里。经过探问，有位老人告诉他，上面的那些话，是他路过水汪百石亭歇脚的时候，听一个人说的。老龚问：“那人什么长相？”老人说：“那人的年纪同我相仿，秃秃的脑壳，长长的胡子。”不等老龚再问，老人继续说道：“那老头还对我讲，人嘛，都有个‘良心’，何必你斗我斗，结怨结仇，乐得你亲我亲，太太平平。”当下，老龚就象猎人找到了兽迹，又好象听到了豺狼在嗥叫。这类话，他早就在村子里听到过了，当时只是不晓得出自什么人的口。现在，他为了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便又问道：“那老头是不是还说，只要踩死了一只蚂蚁，他就会难过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

听老龚一问，老人仰起了脸，睁大了眼，张开了嘴，一个劲地点头：“啊，一点不错，是这样说的！他是什么人哪？”

“他就是我们水汪解放前的大地主‘龚剥皮’！”

“噢，听说过，没见过过人。他是欺我不知道他的底细。俗话说，老虎挂佛珠，假充好人。我算是上了他的当了。”说着，老人自责了起来：“这也怪我脑子里有旧思想，听得进他的这些鬼话。老家伙真凶恶！同志，你是大队干部吧？回去后要狠狠地斗他一顿。”说着，老人家一直把龚支书送到了村口。

当天，龚支书回村的时候，在村头的大桥上遇到了“龚剥皮”。老家伙正弯着腰在拣石头，只见他拣一块往桥下扔一块，又听得他边扔边念叨：“罪过啊！推车的挑担的，绊着石头跌了跤，不伤骨头也破皮。”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这时，正逢收工，过桥的人很多，谁也没有理他。听此言，龚支书怒从心起。不过，面子上还是平平静静的。只见他朝着老家伙跟前一站：“龚聚泰，你‘行善积德’还耍敲锣啊？！那不是伤了‘德行’了！”老家伙的身板硬朗着呢，他眼不花，耳不聋，牙齿没掉一个。早在龚支书离大桥还有里把路的时候，他便已看清了。其实，对于他家这位早年的长工，用不着听声音，单凭着走路的步子，他就能辨认出来了。可是，在明地里他却拿着“年纪大了”作幌子，经常耍着装聋作哑的把戏。你看他，在龚支书的面前，十分恭顺地屈起了腰，歪起了秃脑袋，又拿一只手捂住了耳朵，张大着嘴，接连地“啊”了几声。不过，龚支书也看到，老家伙全身都在打颤。老龚心里想：“好吧，先给你扔一块石头。”想着，就大步流星地走了。老家伙就怕这一着。在今天以前他还料定，不是知书识理的人，是万万不能够从他经常谈论

的那些“修桥铺路”，“行善积德”，“因果报应”，“天理良心”之类的话语中嗅出味道来的。但是，他又想到，龚堂先刚才说的几句话也绝不会是话出无因的。他想，莫非龚堂先听到我讲些什么了吗？难道我在家里，在外村人面前讲的话，他也听到了？

这一点算是被老地主猜对了。龚支书常做“龚剥皮”孙子的的工作，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要他和“龚剥皮”划清界线。就是昨天，老地主的孙子跑来向龚支书报告，说老家伙在家里训他：“看你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同那些共了我们产的死对头混在一起干啥；瞅空多去看看我们家立在百石亭里的那块碑，你出世迟，可惜没有看到我们龚家的天下。”

夜里，龚支书向支部大会汇报了地主龚聚泰在村里村外散布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情况。党员们平时联系群众好，了解的情况多，又作了许多补充。有的说，“龚剥皮”常常做些扫雪、掏井、填路之类的事，蒙了一些人的眼睛。有的说，“龚剥皮”常在江岸上、水塘边叫喊儿童们不要玩水，不管有没有人听他，总是那句老话：“嗨，水火无情哪！”弄得个别妇女以为地主“临老改了恶”。好些党员还说到，“龚剥皮”常去村口的代销店里看报纸，故意把刘少奇和其他阶级敌人的黑话读出声来。有一次，他大声地念道：“一个人作地主作了好久，从来没有劳动，从来没有跟农民在一块，生活习惯，讲的道理都不是农民的，但是可以‘一念之差’，地主不作了，问题就解决了。”当时，有个党员听出了这是一段黑话，马上责问他：“你说的什么话？”“龚剥

皮”满脸奸诈：“是罗，这话是刘少奇说的。”那党员又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把批判的话读出来？刘少奇打倒了，你心痛是不是？要为刘少奇招魂是不是？”追得他脸孔蜡黄。

会上，有人提出明天就把老家伙拉来斗。龚支书说：“不忙。煮饭看火候，打仗找战机，还是让他自己跳出来好。”他强调先要把干部、群众的脑子武装武装。党支部当下作出决定，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教导，想一想地主龚聚泰装出一副“菩萨心肠”来，究竟是什么缘故。

这一天，水汪大队在牛角坞开镰收割早稻。天傍晚，龚支书肚子里就寻思：明天，百石亭前恐怕要有一场战斗，老家伙是不会放弃这个放毒的机会的。

果然，到了快吃早中饭的时候，有人远远地看到，地主龚聚泰横肩着一副担子，两只裤管拖着地，已经进了牛角坞，朝着百石亭走来了。

一声“休息”，社员们都涌到樟树底下、凉亭里来了。龚支书找了个好地形，看着“龚剥皮”避开众人，在一块冷僻的石鼓边上歇下担子，顾自拿凉帽扇着风，喘着气。直到他的身边也已坐下了一些人，直到他家里的人找到他，并且已经开始在吃饭了，他还在扇。如此扇呀，扇呀，老家伙到底挤出话来了：“这真是前人造亭后人歇。这凉亭边、树底下，要比太阳底下差几个节气。嗨——难怪远远近近的人都**说百石亭是个好地方啊！**”

这是自言自语吗？不是。

这是无话找话吗？不是。

这是期望着有人答理他吗？也不是。

坐在近旁的党支部书记龚堂先，完全懂得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早先，龚聚泰就爱带着乡里县里的土豪劣绅和他的三亲四戚，来这大樟树底下看他的牛角坞，以此夸耀他的富有。刚才说这句话时，摆出的就是当年的那副神气。

多少日子了，龚支书就等着这么一个战斗的机会。他“霍”地站了起来，钢铸铁浇似地挺立在龚聚泰的面前，一字一顿地问道：“好哇，龚聚泰，你不是叫孩子们不要叫你地主了吗？可你连做梦也没忘记这牛角坞、这百石亭是你的。你讲讲，究竟是谁的！”

“好！”

“叫他讲！”

群众都自动地围上来了。顷刻之间，百石亭前拉开了一个战场。

“龚剥皮”陷入了慌乱之中。活象一条毒蛇，刚把头伸出洞口，就被打了一锄头。他原以为，龚堂先也未必能识破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压根就没料到今天龚堂先会在百石亭前跟他斗法的。可他，毕竟是个多年同贫下中农作对的人，不一会，便已编好了一套花言巧语：“我讲，我讲。解放前，我做的都是坏事。就这个亭子嘛，当年我是想捐款修造的，因为乡亲们都被我剥削穷了，出不起钱，只好由我们一家来修。一个小凉亭，不过是给大家在农忙时歇歇力，给过往的人停停脚。人嘛，总有一点良心。……”



人们听不下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吼声，象密集的子
弹，射向“龚剥皮”：

“谁挑的砖？”

“谁砌的墙？”

“谁上的梁？”

“谁盖的瓦？”

“是，是，是！”哪里有吼声，“龚剥皮”就朝哪里弯
腰：“我没流一滴汗，没出一点力，只起了个意。”

这时，龚洪光老大爷早气得浑身发抖。提起这大樟树、
百石亭，老人家真能咬下“龚剥皮”几口肉。老人家的头
发、胡子全白了，身子还挺健壮。他未曾挪腿，先就是洪钟
般的一声警告：“‘龚剥皮’，睁开你的眼看看，我洪光还
在世哪！”

大樟树下—片肃静，人们让出一条路，目送着龚大爷走
上前去。老人家指着“龚剥皮”，一口气讲了这么几句话：

“‘龚剥皮’！你为了霸占这株樟树，扒了我的祖坟；为了造这个亭，你拆了我家的屋，夺了我家的田，又赶走了我们全家。你说说，你活了六十几了，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起过什么好意？”

几句话，说出了水汪贫下中农世代的仇恨。原来，这大樟树本是洪光大爷祖先的坟头树。当年，被“龚剥皮”的祖父看中了，硬说洪光大爷家的坟地破了牛角坞的风水。于是，坟给扒了，树也给占了。到了临解放的前两年，也就是造亭子的那一年，洪光大爷因为家里没有一点吃的，便带了两个儿子到外头挑脚去了。年底回得家来，“龚剥皮”说是牛角坞里造起了凉亭，是龚家祠堂的一件大事，借着龚洪光一家在造亭子时没有出钱出力，非要他家补上一个月的工不可。洪光大爷顶撞过去：“你造你的亭，你立你的碑，你扬你的名，管我什么事！”“龚剥皮”恼羞成怒，将龚洪光一家掀了瓦、拆了屋，赶出了水汪。其实，这不过是个由头，根子里是“龚剥皮”要霸占洪光大爷家在牛角坞的三亩田。因为那三亩田座落在牛角坞的尖尖上，是“龚剥皮”心上的一块病，他要独占牛角坞，就得变法子霸占这三亩田。果然，洪光大爷一家被赶出水汪的第二天，“龚剥皮”便以族长的名义在龚家祠堂的门口出了一纸告示，诬说龚洪光一家“畏罪外逃，为了免使祖田荒芜，即日收归堂中所有。”如此，“龚剥皮”霸占了整个牛角坞。直到解放后，洪光大爷一家才搬回水汪。

在众人的揭发批判下，“龚剥皮”宣扬的所谓“良心”

露出了本相。这时，龚支书怀着满腔的愤恨，冲着“龚剥皮”说：“你说，过去你明明是在造百石亭以前就起了坏意，可今天，又为什么要在百石亭里装菩萨，讲良心？！你在背地里咬牙切齿，恨死了翻身的贫下中农，可又为什么在明地里装出一副大善人的样子？！”

说着，龚支书将手一挥，他根本不要老家伙再回答什么了。他转过脸来，向着大樟树下的数百个社员群众说道：

“今天，我们又给‘龚剥皮’揭了一层皮。‘龚剥皮’贩卖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同杀人放火的敌人一样凶恶。别的不说，就拿他在百石亭贴的一张布施蛇药的告示来说。一天，有个过路的客人被蛇咬了，正好路过凉亭，见了告示，到他家去讨药。老家伙一边敷着药，一边说：‘多么罪孽呵，不过还好，伤口要是再往上移几寸就没命了。蛇嘛，也是有灵性的！’大家听听，这是什么话，他是要我们忘了世界上还有象‘龚剥皮’这样的毒蛇，忘了阶级斗争。”

这时，“龚剥皮”的头低得碰到了膝盖，连脖子上也淌着汗。

最后，龚支书说：“‘龚剥皮’在百石亭里向我们挑的战，我们就要在百石亭里把他打下去，这叫做针锋相对。”

“堂先说得对！”洪光大爷高声插话：“我有个主意，把旧碑留着，我们水汪的贫下中农再立它块新的。”

“好呀！”“好呀！”百石亭前，响起了哗哗的掌声。掌声中，一个老石匠站了起来，大声地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好主意。”龚支书心情激动地说，“这百石亭是我们的，这牛角坞是我们的，这山山水水统统是我们的，谁也休想改变这个历史！”

从此，百石亭中立起了一块新碑。新碑、旧碑，相向而立；新碑、旧碑，代表了两个阶级。那新碑上赫然凿着十四个大字：

留下旧碑当教材

胜利不忘阶级在

左首落款的地方是：“水汪大队贫下中农立于一九七〇年夏天”。

百石亭中立起新碑以后，远远近近的人参观不绝。水汪的贫下中农，无分男女老少，都成了讲解员。人们耳听讲解，眼望新碑，激动地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新‘文物’。”

管 山 人

浦江县文化馆 张文德

去年，我的堂弟回家探亲，他的战友托他把一个盒子捐给卫山大队的杨仁和大爷。卫山大队离县城有靠百里路，堂弟急着要归队，就把捐盒子的事转托了我。堂弟临走时交代表说，他的战友从原来的边防哨调到一个更远的哨所去了。那边敌人在我祖国大门口，妄图伺机窜犯，他的战友近一段时间不可能给家去信，这盒子一定要给他捐到。还说，这杨仁和大爷是这个哨兵的爷爷。

恰好有事要到卫山大队所在的那个公社去，我便将这盒子带上了。这天，到这个公社办完事，我就冒雪去卫山大队。

一路上，我翻来复去估摸着：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卫山大队工作过，村上的几个大爷都还隐约记得，可总想不起这叫杨仁大的；这只小小的木制盒子，里面装着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是捐来给爷爷治病的草药吧。

我这样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不觉上了龙山岭对面的山梁。这时雪越下越大，棉球似的雪块在风中翻滚，岩头、树

梢、山梁……整个地面都是一片银光。抬头朝龙山岭上一看，呀，漫山遍野的毛竹，衬着满山风雪，一青二白，真美极了！我记起来，在这里工作时，还是一片秃山，这毛竹又是啥时栽的呢？

突然，听到对面龙山上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喂！不要上来了，雪路滑，山上我能对付！”

我以为有人认错了人，在对我喊话，不料背后也传来了话音：“雪大啊，你歇着吧，我来——”

在这重峦叠嶂的风雪中，谁还这么热乎在喊话？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头戴箬帽，身穿蓑衣的人也爬上山梁。他一见我就用警惕的口吻说：“这个天气，你呆着干啥？”

我说：“看看龙山，好一片竹山呀！”

这人抖抖蓑衣上的雪说：“没有什么好看的，走路吧！”

“哦。”我应了一声，掉转身就上山梁。谁知没走多远，后面这人又赶上来了，他急乎乎地一把扳住我的肩膀，说：“你，是老奋同志吧！”

“你……”

“我是如松，卫山大队的。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年，你不是来过我们村吗？”

“啊，是如松！我怎么没认出你来？”

“一时我也没认出你，过后回味着声音，才想起是你啊！”

“如松同志，现在你还当山林主任吗？”

“老本行啦。”

“你管山林这一档，很有经验啦！”

“经验？要没有龙山虎大爷，我差点摔到啃龙山土了。”

“龙山虎大爷还在山上？”我惊讶地问。

“那个看山棚是他的家，凭十八根麻绳也拉他不下啊！刚才，在岭头对我喊话的就是他！”如松用自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又拉了我一把，说：“老畜，你跟龙山虎是老相识了，看看他去吧。”

我和龙山虎大爷的确是老相识。

那是一九六四年，当时我在卫山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天，工作组要我去开个山林会议，和贫下中农商量养山问题。会议就摆在村上小学里，人坐了一屋，我挨着煤油灯翻开笔记本就讲开了。讲着讲着，突然一个恼怒的声音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你说卫山大队山多，是多；你说龙山岭山好，是好。你问我们为什么山林遭到了破坏？是我们吃饭忘了砌灶？还是我们手上长了疔疮？告诉你，我们龙山岭，上十里，下十里，六条岗，七个坞，主峰插进云里头，原本漫山遍坞那一处不是蔽天的毛竹？一九六一年，一阵黑风把山上毛竹刮光了！你说，这是谁在牛魔王的洞里吹的黑风？你说，你说呀！这道课对不上，你就别尽讲好听话了。”说完，他气乎乎地冲出教室门走了。

我问边上的人：“这是谁啊？”一个小青年说：“龙山虎你都不认得！”

龙山虎？这人为什么这副倔劲，我一没讲错话，二没踩着，为啥要冲我发这一串连珠炮？但细细一琢磨，又觉得这几个问题倒提的有斤两，是得想一想！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挖出来，自己对这串问题也实在答不周全。

我正在心里咕叨折腾，龙山虎又嘎的一声推门进来了。他虎虎地盯着我：“同志，你答不上吧，在这里，看了就全明白了！”说着，把一卷纸团刷地一下掷到我面前，差一点把我桌上的油灯也撞翻。我连忙扶住灯，展开纸团一看，原来是一叠分山到户的空白表格。我更迷茫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龙山虎好象料定我不会回答他的题目，使劲地把毛竹烟管在桌上磕得咚咚响，掉转屁股又走了。

经他这么两番折腾，我心里很毛，只好草草结束了会议。会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对着这卷空白表格发呆，心想明天一定得找龙山虎好好谈谈，弄清楚底细。正想着，忽听得有人轻轻叩门，声音很平和：“同志，你睡了吧？”

我把门打开，一看，又是龙山虎！想不到他倒找上门来了。我连忙说：“屋里坐吧！”他挪过一条凳，顾自坐下了。我也搬过一条矮凳，在他对面坐下来。我想缓和一下气氛，笑着问他：

“大爷，你老几岁了？”

“……”

“大爷，你有几个孙儿？”我又问。

“一个。”龙山虎说着，突然仰起脸来，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你问这些做啥？这笔帐算不出底数，有儿孙也遭殃！”他霍地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平整的白纸，递到我面前：“写吧，你不要怕，有事儿我们贫下中农承当！”

我迷惑地问：“你让我写什么呀？”

“哎哎，写个信。”他的语气变成是恳求了。

“大爷，你叫我写什么信呀？”我还是不明白他的要求。

这一问，他觉得很惊奇：“啊，你在我们村上快蹲半个月了吧，还没弄明白。”说着，又发火地一把夺过我手上的那卷纸团：“你看这，这是什么？是变天契！上边什么人发的这些招魂纸，还说是山区富裕的灵丹妙药，要尽速分好、填好，报上去。哼！他敢报，他敢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越说越气，站起来，推开窗，一缕月光射了进来。“我料定他们是瞒着毛主席干的！我们村上的贫下中农早就在合计，要写封信给毛主席，让他老人家放心，我们贫下中农坚决听他的话，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还要把那些黑心人揪出来。哎，我还没告诉你，这卷纸是一九六一年发下来的。他们也分给我一块山，我不要，把这卷纸塞进墙洞里了。但是地主杨标古要了。他把分给他的那块山上的毛竹砍了一大半，随后会计柯义上山找药，说是无意失了火，把剩下的几竿也烧光了。柯义是杨标古的侄婿，现在还是大队会计！你要把这些都写上！写吧！”

龙山虎说着说着，把眼睛都气红了。说实在的，我原想教育教育他的，结果倒是他教育了我。到这时，我才看清龙山虎是个多好的大爷啊！他，眉毛很长，而且花白了；眼眶虽说深陷了点，却正好显得深沉有神；一把银须，配上开阔的面颊，身上穿个玄色土布棉背心，腰上系一条白围巾，看上去还象青年一样威武利索。

龙山虎大爷看我还不动笔，发急了：“你不敢写？那吹啦！养山嘛，给谁养？给杨标古？我给他爬了半辈子山窟窿，还没钻出头？同志，你睡觉吧！”说着便拉开门，一只腿已经跨了出去。

我赶快把他拉住：“大爷，你别急，毛主席早知道了。”他一听我这话，立即又跨回屋里，拉住我，惊喜地说：“这话当真？”

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给我们写成文件发下来了！”

“毛主席写的话有吗？”

“有！”

“快，给我读读。”

这一次是他把我拉到凳边，揪着我坐下来，他自己也挪过凳，和我贴着坐下。

于是，我便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读给他听。他一句句地听着，越听越开心，霍地站了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们照毛主席说的办。我，明天就上龙山岭，把看山棚修起来。过五年，你来，保险会吃惊！”

没有几天，龙山虎大爷果然上山了。……

我跟在如松后面，踏雪上山。转过一条盘山路，就看到岭尖了。这段路是在绿竹林中穿着走的。这时我发现两宗奇怪的事：一是这一带竹子差不多都是编上号的，而且有的开头字码，似乎已改了几次。但同是长在一处的竹，却有“1”开头或“5”开头的，看来编得乱七八糟，完全没有顺序可言。二是凡“5”、“4”字码领头的竹子，顶上都没有雪，雪片零零乱乱地撒了一地，似乎它的腰板特别硬，雪一下来就给弹掉了。

我努力寻思着这奇怪的字码，却解不开这个谜，便问如松：

“这些号，怎么乱糟糟的……”

如松听了我的话，放声大笑了：“这是两年竹，这是三年竹。”他指着有“2”字和“3”字的竹子说。随后又指着“5”字开头的竹子说：“这些都是老竹了。老竹经不得雪压。”如松一顿，突然问我：“老畜，你看到了吗？”

“看到什么？”

“龙山虎大爷呀！这竹上的雪都是他打掉的。他就住在这边垄头上。”说着，如松就朝林海深处喊：

“大爷——”

“唉——”一个洪亮的声音飘过竹林，越过山峰，在茫茫的风雪山谷中久久回荡着。

我和如松估摸着声音的方向，又上了一个坡，四周只见

密密的竹林，并没见有一个人影。我想，龙山虎大爷，六十多岁了吧，在这漫天风雪的山头，身子骨还顶得住？突然，见对面三四十丈高的陡坡上，有一团雪块流星似地滚了下来，噼的一声，在我面前停住了。原来是一个人！他齐膝打着草裹腿，浑身上下都是雪。呵！他就是龙山虎大爷！

他警觉地瞄了我一眼，没认出来。他一把抓住如松：“这个时候，你不能离开村子，赶紧帮岩水把村上的事揭揭开！”

“大爷，这大雪天也该下去歇几天啊！”如松说，“岩水叫我上山来，一方面替你几天，一方面叫你下去，把一九六一年烧山的事再追一追。那时你家小喜不是看到杨标古给柯义送去棉袄吗？这事你也揭过，这次，你再去摆摆。”

“下山去，我看不用了，反正就那么个情况，你和岩水合着我们党支部里其他同志再分析分析。只要我们照毛主席的话去办，把阶级斗争抓得紧，他们就休想混过去。要不，象一九六一年那阵子，我们龙山岭十里方圆一片绿油油的竹山，说什么也难保住。那时节，也是我在这山上搭的棚，看的山，我也爆性子跟他们顶过，可还是没顶住。不行，拍桌子、摔板凳是不顶用的，要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才灵。唉！那阵子我也光凭着股毛性子，还差点撞得那个老奋同志也下不了台。”

龙山虎大爷一提到我，如松赶紧接过话头：“大爷，你看，老奋同志看望你来了。”

我也赶忙上去打招呼：“大爷，碰鼻子也不认得了？”

龙山虎大爷转脸略一端相，狠狠抓着我的手：“嗨！老奋啊，是玉龙把你从天上摔下来的？！我还当你是如松的亲戚呢。快，进屋坐。看，把你冻的，嘴唇都发紫了！”

这时，我们三人把雪扑打扑打进了小屋。这就是龙山虎大爷的山棚，一壁靠着岩石，三面用石块垒的。靠里一个平灶，进门处一铺床，打横一块松板搁着当桌子，板上摆着一套毛主席著作。壁正中贴着毛主席的像，靠边还挂个镜框，里面有一张哨兵的照片。等坐下来以后，我问：“村上出了什么事？”

龙山虎大爷朝着如松说：“怎么，你没告诉过老奋？哎呀，这种事就该多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嘛。”

龙山虎大爷给我泡了一杯茶，便讲开了：

“这回杨标古倒没有明着露头，但离不开他。你还记得那个柯义吧！自那回帮了杨标古分第二次山，撤了职，他也隐下来了。这回年终分配时，三队有几个富裕中农说他们队山多，应该把毛竹砍一批到市上去卖卖，索性大大方方地庆一庆丰收，热热闹闹过个春节。支书岩水为这事做了不少工作，才弄清原来是柯义在黑洞里煽风。”

正说着，龙山虎大爷突然把话收住，警觉地侧耳一听，说：“山上有人！你们坐一会，我去看看。”说完就开门出去。我正想和如松跟去看看，却不料龙山虎大爷又折进屋来，在帐钩上取下哨子，一把塞给如松说：“你快到东头岩下蹲着，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吹哨子，要不停地吹。”

“出了什么事？”我问。

“来了一班人，想砍竹子。看来有点来头。不要紧，我能对付。”说着，他就敏捷地走进了雪林里。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站在门口张望。

“不准砍竹！”猛听得龙山虎大爷一声吼，“民兵们注意——”

瞿——瞿——东头岩下响起了哨子声。

又听得龙山虎大爷喊道：“你们不要乱窜，逃不掉了。我们的民兵等你们老半天啦！”

我往北面坡上一看，真的有几个人在竹林中乱窜。大概是听了哨子声又加上龙山虎大爷的喊话，信以为真，只得站住了。见龙山虎大爷一步走上前去，我也快步追了上去。

这时，住在附近山坡上的社员群众拿着柴刀和猎枪也上来了。龙山虎大爷便对我和几个社员说：“你们先把他们带下去，我还要去那边查一查。”说着就走了。

我们带着这几个人来到东头岩下。我深怕还有情况，就对如松交代了几句，又回头去找龙山虎大爷。刚转过一个阳坡，突然听到一阵格斗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戴猴头帽的家伙把龙山虎大爷摔倒在雪地上，拿起刀便向竹根砍。这时，大爷从地上猛地挣起来，抱住竹身，厉声地说：

“竹子，一刀也不让你伤！要砍你朝我身上砍吧！”那家伙真的抡刀朝大爷砍去。我一惊，赶忙奔过去。只见龙山虎大爷已冲到那人肋下，一手箍住那家伙的腰身，一手握住刀。我跃上一步，一看此人原来就是柯义。柯义见来了人，心慌

了，龙山虎大爷趁势把他踢倒在地。

“走！”龙山虎大爷把地上的柯义抓了起来。这时我看到竹根边的积雪上淌着血，一看原来是龙山虎大爷的手给砍伤了。

“大爷，你……”

“没什么，总得流点血啊！”

当龙山虎大爷把柯义带到东头岩时，如松他们已经把情况弄清楚了。原来这几个人是邻村的地富分子。先是柯义在村里煽动砍毛竹，后来见事不成，又趁着大雪封山，以为龙山虎大爷一定在山上待不住了，便拉了这伙人，想来偷一批毛竹，捞一把“外快”。龙山虎大爷听了这些情况以后，便指着柯义的鼻子说：“哼，你的案结不了，一九六一年烧山的事，难道是偶然的？告诉你们，山是社会主义的山，你们休想动一根毫毛！”

如松他们要走了，我也想一道走。龙山虎大爷却拉着我不放，一边催如松和社员快把这些人带到大队去，一边把我拉进小屋，硬要我在山上过夜。但是龙山虎大爷把我扯拉进屋后，他自己却又出去了。我一人在屋里坐了会，仔细端详起镜框里的那张照片来。啊，是大爷的孙子小喜。小喜也是个边防哨兵哩！由照片才又想起自己是给哨兵的爷爷捎东西来的，可怎么把打听杨仁和大爷的事给忘了。

直到六点半光景，龙山虎大爷才回来，浑身上下全是雪，手里拿把竹扫帚，一看，就知道又去给竹打雪去了。他一进门，我就问：“大爷，你们村上有个叫杨仁和大爷的吗？”

龙山虎大爷一怔，说：“你找他有事？”

“你先说有没有这个人。”

“有啊！”

“那好！明天我得去村上见见他，他孙儿给他捎东西来了！”

“是一个盒子？”

“是啊！”

“快，快给我！”

“你……”

“我就是杨仁和！”

“什么？……”

“对，我本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名什么。从小是孤儿，白天去村上讨乞，晚上就睡在龙山岩洞里跟野兽作伴，人家就叫我龙山虎。直到土改那年造册时，一个小学老师说，那是绰号，不能上册，才给取了个官名叫杨仁和，可除了分粮唱名之外，杨仁和三字从没人喊过。”

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忙从背袋里取出小木盒。

龙山虎大爷双手捧过木盒，紧紧地贴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啊，我盼到了，小喜，你真是好孩子！”说着，大爷摊开一块布，把盒子放在布上。盒子打开了，我一看，里面是一个一个小纸包。纸包上还写着：“雪松籽”、“雪杉籽”……

龙山虎大爷把盒子端端正正放在松板上，又拿下照片，激动地说：“小喜，小喜，你放心！爷爷一定要让这些种子

在龙山发芽成长！”

这时，我看到大爷那深陷的眼眶里迸出了泪花。

“老畜，我高兴啊！前年我写信给小喜，叫他把边防哨所旁的松籽给我采一些寄来，我要种在龙山上，让它们长成材！让我们贫下中农和子孙万代随时都能感到，我们龙山岭和边防线是连搭在一起的啊！边防哨所上茂盛的松树，龙山岭上密密的竹林，都是社会主义大屋的脚手架。小喜在保卫社会主义，我也在保卫社会主义，我们都在为社会主义放哨啊！”

龙山虎大爷的话，久久在我的脑海中回旋。我朝室外望去，但见那银装素裹的群山，巍然挺立；那漫山的竹林，在雪光的映衬下，显得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炮兵的故事

骆基

一

抗日战争早期，在新四军的地方团队里，还很少见到炮兵，所以蔡大根班里那门“八二”迫击炮，可算是方圆几十里内一只“铁老虎”，也是团里唯一的“重”武器。团长把它当宝贝，每次打仗，他都要亲自指挥这门炮。

老蔡班里，除了那门迫击炮，另外还有两门“炮”。一门叫“机关炮”，一门叫“洋造炮”。“机关炮”是老战士周金虎的绰号，他心直口快，说话象连珠炮，谁要被他的“炮”口对住，就甭想插进嘴去。“洋造炮”是指的炮兵教员杨朝保，是同那门“八二”迫击炮一起解放来的。他在抗日战争前，受过国民党炮兵学校的两年训练，炮上一只螺丝钉，他也能叫出个洋名字来，还能把外国搬来的一套炮兵战术、技术的许多条条背得烂熟。他当教员讲课，开口是德国炮兵这样那样，闭口是美国炮兵如此这般。他名字叫杨朝

保，大家觉得倒不如叫他“洋造炮”更加合适。

这两门“炮”，在班里是一对“对头”。“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一个是心急如火，说干就干；一个是按部就班，照着条条办事。炮兵班成立不久，有一次攻据点，团长叫炮兵也拉上去试试，锻炼锻炼。老蔡找好地形，安了炮位，指定了射击目标，叫杨朝保瞄准、测距。当时已是黄昏时刻，敌人碉堡里有一挺机枪在打“开花”弹，子弹老是在头顶上“啪、啪”的响。尽管子弹打得很高，可是这种“啪、啪”声，对杨朝保着实也起了一点儿干扰作用。他对准目标，瞄过来，测过去，忙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于是他伏在大坟包背后在排公式算距离。老蔡为了叫他不要太紧张，一边擦着火柴帮他照亮，一边鼓励他说：“沉住气，子弹高得很呢，根本不用睬它！”火柴一根一根的擦着，周金虎耐着性子等他算出距离来，可把小半匣火柴擦完了，他还没有吭声，把个“机关炮”气得火星直冒，急得直跺脚：

“你到底在搞些什么玩意儿？步兵早已开始攻击了，炮兵连一点响动也没有，这一炮要花这么大的劲啊？我才不信！”他随手端起一发炮弹，就要往炮筒里送，老蔡一把拉住，把炮弹夺了下来。等到杨朝保瞄好了目标，测定了距离，刚要打炮，团长来了通知：“部队已经攻进去，炮不要打了！”这一次，仗是打胜了，炮兵忙了一阵子，没有发挥作用。

班长蔡大根，是个雇工出身的老战士，原来连炮弹是啥模样也没见过，他一接管这门炮，就感觉到自己这副担子的份量。炮只有一门，可这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炮了。我们的炮

兵从无到有，已跨出了第一步，这第一步跨得好不好，责任就在他老蔡肩上。从这次战斗下来，老蔡心里就有了个疙瘩。他知道，要依靠这门“洋造炮”去打仗，当然是不行的，可是要叫炮弹能打中目标，还非得把他的技术学过来不可。这就一定要团结教育好杨朝保，要他为革命作出贡献。还要动员全班战士做好团结教育的工作，都要老老实实向他学习炮兵知识，克服困难，下功夫把炮兵技术掌握起来。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炮兵，现在还是开始，往后的困难还多着哩！这对老蔡来说，着实是一桩大心事。

由于革命部队对解放来的技术人员政策的感召，杨朝保很快就安下了心来。他感到在伪军里当个准尉副排长，还常要受排长、连长的训斥、欺侮，解放过来才几天，就叫他当炮兵教员，部队首长和全班同志都很关心他。革命的道理他也懂一点了，特别是扔掉了“汉奸”这顶臭帽子，成了革命部队的同志，他从心底里觉得痛快，的确也想做出点成绩来，表表自己的心愿。

老蔡对部队抓得很紧，只要一驻下来，就抓紧学习、操练。杨朝保劲头十足，他上技术课，操炮，做战术动作都很积极，还做示范，的确做到不厌其烦，认真负责。全班同志都很高兴，老蔡也觉得满意。谁知道，没有多久，问题就来了。

一天，讲射击技术课，杨朝保先在门板上画了个大圆圈，圆圈里划了几条交叉的线，还划了几个三角形，注上A B C D一些外国字码，就讲开了射击理论。边讲还边排出

了计算的方程式，什么密位、象限；什么等边三角、等腰三角；还有四十五度角、六十度角。讲了一会儿，战士们就松了劲，听不下去了。老蔡听着，越听越糊涂，感觉到这样的教法不大对头，正想说话，忽然听到一声“报告”，是周金虎举手要求发言。“机关炮”站起来说：“杨教员，你讲的这些玩意儿，实在听不懂！”杨朝保一听就不乐意，讲得满吃力，还说是什么“玩意儿”！他就反过来问周金虎：“你不学这些‘玩意儿’就能把炮弹打中目标吗？”周金虎当然不让步：“我们都是些放牛娃出身的土包子，谁知道‘密位’是怎么回事！”杨朝保在“土包子”面前，本能的有那么一点优越感，他不禁流露出傲慢的口气说：“土包子也好，洋包子也好，不懂‘密位’，目标就是打不中！”“机关炮”开始冒火星了，他没好气地说：“我是说你当教员的，总要让我们大家听懂才对啊！”杨朝保感到周金虎是嫌他讲得不好，触犯了他的自尊心，就不客气地说：“射击理论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别的讲法？听不懂只好怪自己的脑袋不行！”这一下，全班的空气立刻紧张了起来，战士们都不满意了，周金虎更是火星直冒，连珠炮也冲口而出：“我看你的脑袋也不见得行，趴在大坟包背后叨咕老半天，炮弹还打不出去，都象你那样，还打什么仗？”“机关炮”这一锤子，打在“洋造炮”的痛疮疤上了，马上脸发烧，鼻尖出汗，一下子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松了劲儿，颤抖着嗓门呐呐地说：“那好，那好，你的脑袋行，那你来好了！”老蔡一看，这两门“炮”再对下去，矛盾就闹大了，他严肃地

站起来说：“要遵守课堂纪律，有疑问可以好好地提出来，不应该讽刺挖苦！”周金虎这才把冲到嘴边的“连珠炮”咽了下去，坐下了。老蔡又接着说：“我们这些放牛娃、当长工的，谁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种田的？地主老财压迫我们不能上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种田也是给地主做牛马，一边干一边摸就学会了。我们这些革命战士，也不是先学会了打仗才来当兵的，毛主席说要‘从战争学习战争’，现在党要我们当炮兵，我们就要为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炮兵学好技术！‘土包子’的脑袋管用得很，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能克服！”老蔡这话是又有鼓励，又有批评，把大家的信心又鼓了起来。最后，要全班讨论“怎样学好射击技术”的问题，这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射击技术课也上不好。

课停下来了，老蔡得先找杨朝保谈谈心，关键问题还是在这门“洋造炮”身上。杨朝保满肚子委屈，闷声不响地坐在屋檐下的石头上。老蔡走到他身边坐下说：“今天这节课你觉得怎样？”杨朝保低着头没有吭声。老蔡顿了一下，又说：“你刚才说战士脑袋不行的话是不对的！”杨朝保觉得班长要批评他了，把头更加低到快碰到膝盖上。于是，老蔡把自己的、周金虎的和班里许多同志的身世，都给杨朝保介绍了一番。他们的身世，充满了反抗日本鬼子和地主资本家的斗争经历。接着，老蔡又讲了这些同志入伍后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许多事例。老蔡用事实说明道理，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各种表现。杨朝保本来准备好了听一顿批

评的，但是他听着听着，头也抬起来了，眼也睁大了，一肚子的委屈情绪也渐渐地平了下去，对自己的思想也感到不对头。他红着脸说：“我看不起工农战士是错误的！”老蔡说：“认识了错误就好，要同我们的党一条心，要和工农战士有同样的感情，心眼里有了战士，就有信心教好炮兵技术。”最后，老蔡又加强语气说：“我们大家都要改造思想，提高阶级觉悟，才能真心实意地为革命作出贡献！”杨朝保说：“班长，你说得对，我都听你的。不过，我还有个思想，我讲得够使劲的了，可同志们还说听不懂，这叫我怎么办？”老蔡说：“毛主席说，理论要联系实际。我看学习技术，也非联系实际不可。”杨朝保说：“不弄清楚道理，怎么去联系实际？”老蔡指着前面一株大树说：“目标，就这棵大树，你说有多少米达？”杨朝保伸出手臂，竖起大拇指，闭起左眼，用右眼瞄了一会，又闭起右眼，用左眼瞄了一会，说：“这很简单，距离五十米。”老蔡数着步子，走到大树边上，通常用“三步两米达”的算法一合计，果然不错，只差一米上下。这时，全班都围上来观看，大家发生了兴趣，七嘴八舌地打听杨朝保是怎么测出来的？杨朝保说：

“这是最简便的方法，叫目测。”老蔡又指着远处一间小茅屋说：“就那个小茅屋，你说有多少距离？”杨朝保还用老办法，瞄着测着，拾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划着公式，一五一十地算了一会说：“这个目标远了，把握不大，怕有一千两百多米！”“轰”地一下，大家都要去量距离，看看是不是测得准。老蔡指定周金虎同另外一个老战士去量距离，他们回

来证明，小茅屋的距离大约一千二百五十米。这一下，大伙儿信心鼓起来了，都围着杨朝保，要他讲讲其中有什么奥妙。杨朝保的劲头也来了，刚才那一肚子怨气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他又回到了刚才的门板旁边，还是刚才画的那些圆圈和三角形，联系起那棵大树和小茅屋，又讲开了射击理论，全班都听得津津有味，渐渐地能听懂了。老蔡高兴地说：“干脆把炮架到门板边上来，我们一边学理论，一边就实地操作。”

就这样，老蔡带领着全班苦学苦练，不论行军，打仗，执勤，随时随地锻炼瞄准测距。不到两个月，老蔡已学会了各种目测方法，不用排什么公式计算，就能测定二千米以内的距离，准确性还超过了杨朝保。周金虎的进步也很快，全班都能掌握这门炮的各个射击要领，这个新成立的炮兵班就已经有点象个样子了。

二

有一天，团长来到炮班，他给大家出了个情况说：“前边村庄里，昨天敌人来了一个步兵连加一个迫击炮连，我军用一个营的兵力去消灭它，各方面条件都对我有利，但敌人的火力很强，有四门炮，大家研究研究，你们这门炮怎么打？下午我要来看看你们的战术动作。”

老蔡接受了任务，可是搞这种战术演习还是头一次。老实说，心里没有底儿，不知道该怎么弄。幸而杨朝保搞这一套有经验，老蔡同他合计了一下，叫他先订了个方案，带着

大家预演了一番，觉得还妥当。到了下午，就在团首长面前，大约花了一个多钟头，做完了全部战术动作。大家劲头十足，动作也挺熟练。演习完毕，团长来讲话的时候，杨朝保特别挺起肚子站在前边，脖子好象忽然长了半尺，他认为这次团长非表扬不可，这么快就能把部队拉出来做这样的动作，这第一功就应该是他的。

可是团长没有表扬，反倒提了两个问题，叫大家就在现场讨论。团长说：“你们为什么老打三千米，二千米？我们的‘土’炮弹打不到怎么办？打近点不行吗？比方说，三百米。”

团长这么一提，老蔡就闹了个大红脸，马上就感到这次演习不切合实际。我们连一架望远镜也没有，躲在三千米的后方打炮，连目标也看不清，这分明是战术思想上有了问题。可杨朝保听了团长的话，吐吐舌头，扁了扁嘴，嘴里不说心里想：“这团长是个外行！”

讨论一开始，老蔡就说：“首长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次演习，看来同我们的实际战斗是不能适应的，这说明了我的战术思想有问题，同志们要踊跃发言，都向我开炮吧！”可是大家的发言却都对着杨朝保，大家说，杨教员上过课，在野外作战中，迫击炮的位置，应该距离步兵前沿三百米到五百米，打三百米不是要打到自己人头上了吗？杨朝保听着，觉得还挺得意，他想：“是呀！谁听说过炮兵野战还有打三百米的？”接着周金虎的“机关炮”开火了，他说：“杨教员的这些洋条条实在不顶什么用，照他那样一打

就是二千米，前一炮后一炮的试射，我看试射再多，也看不清究竟打中了没有！”杨朝保说：“这个问题嘛，只要上级发一架望远镜来不就解决了！”这种话，遭到了全班的反对，大家都说他脱离实际，革命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是从无到有，没有望远镜那就不要打炮了？杨朝保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孤立的，开始把脖子缩下来，不随便开口了。老蔡接着说：“我看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把炮位提前，甚至可以把炮搬到步兵前沿去打！”这一下，全班都活跃起来了，第一个响应的是周金虎，他伸出拇指说：“班长这个办法好！在步兵前沿上，看得清，打得准，目标打中了，炮弹也节约了，好！好！”杨朝保听了老蔡的话，大不以为然，“机关炮”这一阵快放，不觉气上心来，他脸红脖子粗地反唇相讥说：“照这么说，炮筒上还要装刺刀哩！”老蔡看出来，要杨朝保思想上转过这个弯来，还有一个艰苦的改造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他耐心地解释说：“敌人在炮火的数量和技术装备上都处于很大的优势，我们要压倒敌人，那就必须避开敌人的优势，发扬革命部队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近战精神。我们把炮位提前，就是弥补了我们的短处，发扬了我们的长处！”杨朝保脑袋里装满了那么多老框框老条条，他一时很难理解老蔡这些话的意义，还是不服气地说：“炮兵总是炮兵，把炮位置于敌人机枪火力之下，这是违反炮兵战术原则的。”

这个问题没有作出最后结论。团长一直在冷眼观察，没有表示态度，接着他又提出第二个问题，他说：“你们老是

不停地移动炮位干什么？”杨朝保回答说：“敌人有四门炮，火力超过我们四倍，敌人炮弹落到我炮阵地附近，这说明敌人发现了我们炮位，为了避免被敌人火力压制，就应该转移阵地。”团长说：“必要的转移是需要的，但我们少搬几次行不行？他打我，我也打他，不行吗？”

老蔡听了，又是一个新的启发。他记得起来，毛主席说过：“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老蔡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转移炮位”是为了保存自己，可光是去考虑保存自己，忘记了积极地消灭敌人，那最后自己也还是保存不了的。这时候，老蔡正想开口，周金虎开炮了，他说：“今天做了个把钟头动作，搬家倒搬了十一次，光拆炮、架炮也差不多了，炮兵打仗就这个样子，还打什么仗？”杨朝保说：“人家四个打我一个，我们就加强机动性来避开敌人的这个优势，所以要多移动炮位，这不也是发扬了我们的长处，弥补了我们的短处吗？”杨朝保这一番话，把大家弄迷糊了，听起来好象也有道理，老蔡立即提出自己看法：“不对，这是个战斗主动权的问题。我们革命部队的炮兵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敌人的火力总是比我们强，如果老是摆着被动挨打的架势，机动来，机动去，把战斗的主动权也机动掉了。我们应该懂得，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消灭了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所以要挺得住，他打我，我也打他，看谁硬过谁！”周金虎马上插嘴说：“说得对，我们的炮弹又不是吃素的！”

于是，讨论又热烈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老蔡讲得有道理，炮位搬多了总是被动，一定要主动积极地消灭敌人，才能使敌人的优势转为劣势。最后，老蔡说：“几个月来，我们光注意了钻研技术，不知不觉把资产阶级那一套战术教条也照搬了来，战术思想出了错误。要不是团首长来检查，发现了问题，打起仗来，那可就要害死人了！”杨朝保听了班长的自我批评，等于也是批评了他自己。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不但没有受表扬，反而来了一场大辩论，把自己过去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套炮兵战术理论全部推翻了。他脑袋里在翻腾着，他想：“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炮都是一样的，四门炮总是要压倒一门炮，再硬挺也是白白的无谓牺牲。那种别出心裁的什么‘战术思想’也是谈谈空话罢了，做不到的。”所以，临到末了，他还是不甘心认输，又插进来说：“说来说去，是我们的炮太少了，请团长给我们多发几门炮来，就可以不怕被敌人火力压倒了！”这话引出了大家一阵笑声，又是“机关炮”开了“火”：“炮吗？敌人那里有的是，缴炮抓俘虏要我们自己去干嘛！”杨朝保碰了个鼻子，低下头不说话了，可肚子里叨咕着：“炮兵还要抓俘虏？又是新鲜事儿！”

最后团长讲了话，主要内容是讲：革命的炮兵，首先必须要有革命的思想武装，要发挥革命战士的战斗精神，发扬我们的长处，抓住敌人的弱点，才能使我军变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团长要大家更多研究研究炮兵的“战术思想”。

团长还是给“洋造炮”鼓了气，说以后缴到炮要办训练班，还要请他当教员哩！

三

几个月以后，部队上升为主力。他们团调到淮北地区，同国民党顽固派打了一仗。蒋介石派了正规军两个师开进解放区来，和日本鬼子、伪军串通一气，来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仗就是为了给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坚决的反击。

战斗在上午八九点钟打响。敌人向团的驻地进攻，看样子来势很猛，团长却不慌不忙，只用一个连的兵力，在庄子正面一线起伏地上打防御，其他部队都在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老蔡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把全班集结在围墙脚下待命。大家都竖起耳朵，在听着西北角上轰隆轰隆响个不停的排炮声。情况已经明摆着，今天要较量的对手是六门“八二”迫击炮。

周金虎屁股已经坐不住了，他在围墙上窜上窜下，老在埋怨“为什么还不出击？”他说：“炮弹都快给他们打完了，早点冲他一家伙，还可以弄他一批洋造炮弹！”老蔡这时候比较注意杨朝保的动静，他觉着今天不大好过关的还是这门“洋造炮”。杨朝保不声不响坐在墙脚下，脸色铁青，愁眉不展。老蔡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事：对这一仗没有信心。老蔡有意试探着说：“听见了没有？今天顽固派送来了大批好家伙哩！我们要全部收下，你这个教员，又要忙得

够呛了！”杨朝保苦笑笑，没有答腔。心里想，说得倒轻巧，一对六，炮弹又是“土”的，还不是一上去就叫人家压倒。不过杨朝保这一年多来，也亲眼看到许多奇迹怪事，共产党的的确确说到就能做到，所以也不敢完全不信。他想，共产党到底有什么奥妙秘诀，能用一门炮把敌人六门炮压倒。这一次，非要亲身去体验一下不可。

团长把老蔡找了去，任务下来了：“把敌人这六门炮看住，叫他老实一点，不准他乱放乱轰！”团长还说：“等兄弟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大约还要两个钟头，太阳到正中，部队就出击！”

庄子四周，都是一线起伏地，团的防御阵地就在这些小高地上。起伏地前面是一片平原，独有西北方向地形比较复杂，坟地、洼地到处都是，有一些独立屋子散在各处，还有一条大堤埂横在前面。敌人的主攻方向，就在这西北角上，已被占领了大堤埂，敌人的炮兵就躲在大堤埂后面老远的一些大坟包背后，肆无忌惮地向小高地上轰排子炮。

老蔡这次找了个谁也料不到的炮阵地。就在步兵阵地前沿的左侧方，有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小坟地，有一条长满灌木和茅草的小沟同小高地连起来，中间是一个古老的茅草蓬松的土坟，坟前有两块大石碑歪歪斜斜地竖在那里。这地方还在步兵防御工事的前边，地势比步兵阵地低一些，可比前边的高堤埂却高了不少。从两块石碑的空隙中望出去，离开敌人前沿，最近的大约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

这次杨朝保坚决要求上火线，老蔡说：“我们这一次可

是不折不扣的要炮筒上装刺刀哩！”杨朝保说：“我这一次一定要去亲身尝一尝近战的味道，看看你们到底有啥妙诀！”老蔡看他态度坚决，上去锻炼锻炼也对他有好处，就挑选了周金虎、杨朝保和他自己三个人，各人腰里绑了四发炮弹，三个人把炮筒、炮盘、炮脚各人扛了一件，沿着小沟爬上了小坟地，其他人全部在小高地脚下待命，运送炮弹。

老蔡就在土坟和大石碑中间那个空隙里安上了炮位。

一上阵地，周金虎最不安静，他一架好炮，就把帽子一推，东张西望，他说：“班长，你真找了个好地形，部队一出击，我们还可跑在步兵前边抓俘虏！”他一会蹲在石碑背后，一会爬到坟顶上，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找寻敌人炮位。可杨朝保心里一直在别别跳。他一进入阵地，发现敌人就在鼻子底下，堤埂上的人头探出来，也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坐在石碑背后不敢动了，连把头伸出去张一张也不敢，怕暴露了目标。周金虎老是这样乱动弹，真叫人恼火，可又不敢说，怕惹他那门“机关炮”开火，只好提心吊胆地躲在石碑空隙后边看敌人的动静。他想，这地方果然敌人料不到，但是只要这里一开炮，马上就暴露目标，敌人六门炮压下来，那今天真有好戏看。

敌人又发起进攻，他们的炮位很快发现了，杨朝保目测了一会，又拿出小本子来计算，把周金虎吓了一跳，忙说：“怎么，老毛病又来了？不用你算，我已经测好了，打一千七百米，没错。”老蔡说：“太远了，打一千六够了。”他装好药包，把炮弹递上来，周金虎一炮轰出去，弹着点在敌人炮

阵地后面大约三十米处，还是打远了。周金虎跺脚说：“不行，不行，太远了，再来一发！”老蔡说：“等一等，看看敌人动静，炮弹要节约一点，一发一发的打！”金虎抓抓头皮说：“嗯，打太准了反不好，把这些炮打坏了可惜！”说着哈哈笑了起来。独有杨朝保一颗心吊到了喉咙口，他觉得这一炮等于是向敌人报告：我就在你面前！敌人就要还击了。可是他闭起眼睛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敌人的还击，张开眼看看，原来敌人一发现我军阵地上出现了炮兵，先就吓了一跳，这六门炮正在慌慌张张搬家哩！敌人惊魂稍定，开始还击，他们的炮弹全部在老蔡他们头顶上飞过，一个劲地往小高地后面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新四军的炮阵地竟是放在步兵阵地的前沿。老蔡笑着对杨朝保说：“你看，他们就是在运用你的那些战术原则。我们就利用他这一条，叫他光忙着转移炮位，没有时间打炮。”

杨朝保这才有点醒悟过来，胆子也壮了，站起来就端起一发炮弹，对准敌人炮阵地轰了出去。他们就这样，一炮又一炮，把敌人六门炮从这个树林赶到那个洼地，又从洼地赶到独立屋后边，独立屋又呆不住，不得不转到乱坟堆里去，这样七搬八搬，时间很快过去了。敌人的炮火转过来对付老蔡他们，步兵的负担减轻了不少，敌人几次进攻，很快都被打垮了。

其实，敌人也不见得都是糊涂虫。忽然有三颗炮弹落到小坟地里，一颗在坟后爆炸，两颗打在大石碑前面，一下子把小坟地弄得乌烟瘴气，石子泥块乱飞。杨朝保叫起来了：

“不好，敌人发现我们了，班长，快搬阵地！”老蔡说：“不要慌，沉住气！”他赶紧拿起两发炮弹，眼明手快，先打了一发，炮弹直往敌人炮阵地飞去。紧接着，敌人第二批三发炮弹又下来了，一颗正落在坟顶上，坟上茅草烧着了，泥土石块夹头夹脸直盖下来，眼睛也睁不开。老蔡怕泥土掉进炮里去，忙用身体挡住炮口，杨朝保伏在地上叫喊：“班长，快转移吧！这里不能呆了！”老蔡这时赶紧又打了第二炮，不知是炮里掉进了泥土，还是炮筒里火药渣太厚，炮弹下到半腰里下不去了，连周金虎也急了一头汗。老蔡急中生智，对准炮屁股上狠狠地蹬了一脚，“吭”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杨朝保紧伏在地上，浑身紧张，等待第三批炮弹下来，可是敌人的第三批炮弹又打到小高地后边去了。杨朝保爬起来看看，敌人的六门炮，又在那里急急忙忙地搬家。

敌人的又一次进攻被打垮，小坟地里又平静了下来。老蔡说：“来，趁这个空档，把炮擦擦。”三个人一起擦炮，独有杨朝保闷声不响，一是为自己刚才那个慌张模样，感到惭愧；二是肚里纳闷，还有一个疑团解不开——敌人既然发现了我们的炮位，为什么打打又不打了呢？

老蔡猜透了他的心思，边擦炮边说：“其实敌人并没有发现，按照他们的战术原则，炮位是不可能放到这块地方来的。他打来两排炮，是对这块地方有怀疑，进行火力侦察，可是我们马上就给了他还击。你想想，从他们的战术原则来看，这里如果真摆了炮，怎么可能不是马上搬家，反而还有炮弹打出来呢？所以他们的第三批炮弹又找到小高地后边去

了。炮是死的，人是活的，炮是一样的，人不一样嘛！同样的炮，到了我们手里，就能一门压倒他六门！”周金虎说：

“反动派就是欺软怕硬，你要怕他，他可比老虎还凶，你要硬过他，他就变狗熊了。”杨朝保把眼珠瞪得滚圆地听着，这时才真有点开了窍，他说：“这奥妙原来就在这里啊！”

枪声又突然密集起来，老蔡向西北方向观察，敌人正在向堤埂前边一个独立小屋进攻，堤埂上一挺重机枪，猖狂地向我军阵地压来，给我军的威胁很大。老蔡说：“干掉它！”他们只用了两发炮弹，就把那挺重机枪打哑了，敌人又垮了下去。可是，小坟地的秘密到底还是被敌人前沿的步兵发现了。敌人组织了轻重机枪，集中火力，向小坟地里扫来，两个班敌人爬过堤埂，向小坟地逼上来了。一下子，炮阵地上弹雨横飞，打得土坟上烟雾弥漫，泥土飞扬，子弹打在石碑上，辟辟啪啪的火星直冒。老蔡和周金虎利用大石碑隐蔽着观察敌情，杨朝保伏在土坟后面不敢动弹了。小高地上的步兵同志用火力的支援老蔡，机枪步枪也集中向敌人还击，但火力一下子压不倒敌人，敌人慢慢爬着往前推进，越来越近了，老蔡叫大家准备拼手榴弹。周金虎的手榴弹能打四十多米，可敌人还在一百米左右，打不到。气得金虎直跺脚，要冲到石碑前面去。老蔡一把抓住他说：“沉住气，我们用炮来揍他们！”忽然“啪”的一声，子弹打在石碑上，一颗碎石子蹦到老蔡脸上，马上鲜血直淌下来。周金虎吃了一惊，赶忙来扶住老蔡说：“班长，你挂花了！”杨朝保也急忙从土坟后面跳过来，要帮老蔡包扎，在这种骨节眼上，

他早吓白了脸说：“班长，这时候撤下去还来得及！”老蔡使劲把他们推开，叫他们赶快利用地形隐蔽。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笑了笑说：“擦破一块皮，算不得什么挂花！”他随手拿起一发没加上药包的炮弹交给杨朝保说：“来！打一炮近距离试试！”杨朝保过去一直认为曲射炮打一百米以内是不行的，弄不好，炮翻过身来要打到自己头上，这一次也顾不得这许多了，硬起头皮说：“好，打八十度角！”周金虎上来，把炮筒使劲揪住，防它翻身，杨朝保把炮弹送进炮筒，一炮轰出去，炮弹正好掉在敌人中间，打倒了两个，两个班敌人全垮下去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正中。忽然遍地响起了冲锋号，反击



开始了。部队象潮水一样全线出击，敌人收不住阵脚，往西边直垮。周金虎一双眼一直瞪着高堤埂后面那六门炮，这些炮正在慌慌忙忙上驮子，想溜了。把个周金虎急得直叫喊：

“班长，快，快，这些兔崽子要跑了！”老蔡赶忙把烫乎乎的炮筒子往肩上一扛，一挥手，说声：“追！”带着炮兵班一直追下去了。

战斗下来，团里成立了炮兵连。七门迫击炮威武地排成一线，一百多人，十几匹驮骡，站起队来，就是一支威风凛凛的人民炮兵部队。老蔡当了连长，周金虎当了班长，杨朝保呢？又在忙他炮兵训练班的教学准备工作，特别是他个人的那个关于“战术思想”的深刻体会，是要放在第一课上讲的。

大潮到来的时候

杭州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吕志宏

鸣、鸣、鸣——

汽笛欢叫着，小火轮徐徐离开码头，向赵家埠驶去。平静的水面上，立刻犁起两道长长的白浪花。

就要到围垦海涂工地实习啦！我和同学们倚在船窗边，饶有兴致地望着水面上翻滚的白浪花，不禁想起了大潮到来的情景：海潮象一条银色的带子，由远而近，轰鸣着向海堤撞去，瞬间激起了一堆雪白的浪花……一年前我去赵家埠，就是在这种大潮到来的时候……

那时还是冬天，领导上派我到赵家埠围垦海涂工地，联系教学安排工作。不巧，小火轮早已开走，没办法，步行。

在水乡走路实在麻烦，往往走了一程就给挡上一条小河，不得不兜上两三里的冤枉路。眼看时间已经中午，我心中有点焦急，发现前面走着一个老汉，就连忙赶了上去。

“喂——同志！到赵家埠还有几里路？”

没有回答。老汉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赶路。我又问了一

遍，他才猛地回过头来，把我一打量：“去我们工地？”

“是啊，找指挥部。你在工地？”

“嗯。一道走吧。还有六、七里。”突然他似乎又考虑到了什么，凝住神问：“现在几点钟？”我看了看表，回答：“十一点半。”老汉脸上忽地堆起了愁云：“糟，要来不及了！”说着，步子跨得更快了。

老汉的腿劲的确不错，两只脚板象铁打似的，蹬得路上的小石块嚓嚓直响。可是看他年纪已满花甲了，爬着血丝的眼睛两角，布满一条条的鱼尾纹。他戴着一顶水乡的毡帽，帽沿已被汗水渗湿，帽子后面翻起的木梳形毡块上，几块绽出的破毡片随着他急切脚步，一抖一抖的，显得十分惹眼。

“老大伯，你有急事？”我不禁问了一句。

“嗯。”非常简单的回答。

“开会？”

“不是。”

“有紧急任务吗？”

“没有。哎，你外地人不知道，我得赶着看潮水哪！”

看潮水？我惊讶地又看了看他。这样一大把年纪，竟赶这么多路去看潮水，真是胸口挂钥匙——开心！我好奇了：

“你在工地上，不是天天可以看潮水吗？”

“初一、月半子午潮。今天农历十五，潮大。”

“潮大？看潮水，八月十五的钱江潮那才……”

“快走吧！”老汉急得很不耐烦，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回头又瞅了我一眼，那眼光好象说：一下子和你又说

不清。我有些尴尬，涌到嘴边的许多话只好咽了回去，默默地跟在老汉后面。

中午十二点多，我们赶到了赵家埠村。村子外面是一大片低矮整齐的草舍，这是民工们的营房。草舍过去，是空旷辽阔、结满了盐霜的海涂和那远处隐隐的一条围海大堤。从草舍那边出来一群民工，朝老汉叫道：“水生大伯，你怎么又回来了？”老汉朝他们点了点头，没应声，却向我指着前方，急切地丢了一句：“你到指挥部还要往东，一直往东！”不等我回答，他一转身，向着海堤撒腿就跑。我望着这个叫水生大伯的背影，心里嘀咕：天下竟有这样的潮水迷！

指挥部靠近海堤，从这里可以看到堤外白涛滚滚，浪花飞溅，海潮正在上涨。副指挥和一位姓王的秘书出来接待了我。他们坚决支持我们以社会为工厂，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学习。一切都很顺利，明天一早就可以返回，真叫人高兴。可到晚上天翻脸了，海面上刮起东北风，一会儿呜咽，一会儿吼叫，凶狠地撩起房顶的茅草，不停地叩打着草舍的门窗，把白茫茫的海涂，吹得到处飞沙走石。鬼天气，明天回去准要冷得够呛。我一赌气，钻进了被窝。

“喂，喂，喂！……”突然，我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了，侧耳一听，原来是隔壁办公室里副指挥在打电话：“喂，你是红卫连……今天夜里东北风送了潮。子午潮会比白天更大……对，对，赶快组织人马来保护海堤，打好围垦海涂的关键仗！”我心里立即紧张起来。看了看表，快十二点了。

咕，咕，隔壁还在摇电话：“喂，喂！东风连吗？……”

要快，马上出发！防止海堤穿孔坍塌，守到退潮为止！”

“喂，喂……”

嘎——随着推门的声音，隔壁办公室里进来一个人：“副指挥，潮水马上就要来啦！”听话音有些耳熟，但是隔着一层芦竹、茅草，又看不清是谁。副指挥搁了电话：

“喂，你还没睡？”

“我刚到堤上看了一下。”来人呼呼地喘着气说，“快派些人先去守堤，等大部队到齐就太晚啦！”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我都叫他们准备了。你呀，大娘生病，开了准假条要你回家去照料，你却跑回来。快去歇一会。”副指挥关切地说。

“休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越是危险的时候越应该上啊。我对潮水情况熟悉，现在人手少、时间紧……”

“当然是先保几个主要危险地段。”

“那就对啦！象跃进闸边，有临江改道，现在那里冲击最大。还有荒草埂、大龟礁、转弯头这几个地方正对着潮流沟，也很危险！荒草埂土方多，大龟礁，原来就有潮水在那里打旋涡，转弯头正是一个箭头对着浪头。你得把这些特点给他们说清。”来人对潮水的情况了如指掌，坚定地说：

“我去守堤，你答应也去，不答应也去！……”

“副指挥，我们都准备好了！”这时，隔壁又闯进一个人来，很象是秘书老王的声音。

“好，走！”副指挥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一阵脚步声后，办公室里又静寂了。

我再也躺不住了。匆匆套上衣服就追了出去：“副指挥——”副指挥正在给十几个人分工，听到叫声，他回过头来：“小宋，你怎么也要去？”

“喂，分配我任务吧。”

“好啊！跟我老头子到跃进闸去！”副指挥还没回答，旁边的那个人却一拍我的肩膀，搭腔了。我朝他定睛一看，哎呀！竟是那位水生大伯。怪不得刚才和副指挥谈话，我觉得耳熟呢。“水生大伯！”我惊讶地叫了一声。副指挥觉得奇怪，水生大伯笑着对副指挥说：“我们白天同过路呐！”说着，他高兴地拉了我一把，就向着海堤边奔去。

到了堤上，副指挥带着一批人到转弯头去了。和我一起跟着水生大伯去守跃进闸的，一个是不认识的高个子，另一个就是秘书老王。

海潮如虎，说来就来。四个人到了跃进闸，不一会，高大的跃进闸就发出了哗哗的声响。这时潮水满到了闸口，正从铁闸缝里硬往里面的排涝渠压。轰——咚——潮水和临江改道过来的江水汇在一起，疯狂地咆哮着。一排排小山似的浪头，猛烈地冲击着海堤。东北风越刮越紧，似乎要把四海的险浪都推向这里，根本没有息一会的意思。比起平时那壮观的潮水，我不觉牙关一阵打颤：“这潮水危险啊！”老王也很担忧：“是啊，海堤恐怕要出问题。”水生大伯就更着急了，他手里的电筒不停地照射着海面，一双眼睛紧紧瞪着那些可疑的地方，搜索着有没有漏洞。过了一会，他吩咐我和老王：“快到前面仓库拿草袋来，以防万一！”我拔腿就

要跑，冷不防水生大伯又赶了上来，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下罩在我的头上。我取下一看，啊，他的毡帽！在这寒风剔骨的夜海边，它是多么的宝贵呵！我激动地说：“水生大伯，你也冷呀！”

“你是外地人，快戴上！”水生大伯一扭头，又和高个子查看别处去了。时间不由人，我没敢执拗，只得戴上毡帽，急急去赶老王。海潮在继续上涨。从仓库赶回来，潮水早已满过了大半个跃进闸。水生大伯跑过来帮我们卸下草袋，一把扯开了袋口：“快，灌草袋！”老王拎起一畚箕泥，就要往草袋里倒，突然从堤边传来了高个子的惊叫声：“快来人——”大家立即赶了过去。糟糕！海堤一下子被冲开了三个漏洞，中间一个已有碗口大了，海水急骤地打着旋涡，正往里面拚命乱绞。不马上堵住，漏洞就要扩大，海堤就要被绞空，弄不好就要坍塌。嗨！护堤的大部队还没有来呢，真急人！我们虽然把泥和石碴一畚箕一畚箕往里面倒，可是一下子就被潮水卷得无影无踪。“你们快去把草袋灌好！”水生大伯喊着，随手一剥，脱下身上的棉袄，和高个子倒上两畚箕泥，三下五除二，扭成一个包，就往中间那个洞口塞。浪头，象是受了惊的猛兽，还是狠命地往里面撞。我们刚灌满半袋泥，倏地，堵漏的棉袄又被卷走了，一股强大的洪流穿过漏洞，直泻向海堤内的排涝渠。高个子急得也要脱棉袄再堵。“棉袄不行！”水生大伯抢上去一把拉开了高个子，只见他几个箭步，噢通一声，纵身跳进海里，用他那宽厚有力的背脊，死死地堵住了漏洞。

“危险啊！”我们一惊，急着也要跳下去。

“别下来！你们快想办法把另外两个漏洞堵好，把草袋拿来！”水生大伯厉声命令。冰冷的海水，刺着他那穿着几件单衫的身子；垒在堤脚的石块，被潮水卷动，无情地压上了他的双脚；浪头一个个地当胸扑来，掀过他的头顶，水生大伯却依然如钢铸铁打似的一动不动，只是摇一摇头，抖落满脸的水珠。“大部队就要来了，我们要争取时间，坚持到底！要下定决心……”他不断地鼓励着大家，背脊更加紧贴洞口，始终不让它有漏水的一线孔隙！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心里非常激动，一边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一边迅速地堵好了旁边的两个小洞，灌满了草袋。

“看，大部队！”秘书老王这时猛地叫了一声。只见辽阔的海涂上，交织着一片手电、火把的光芒，民工们全来啦！三个人一用劲，把大草袋抬到洞边，正想把水生大伯拉上堤来，轰——一声霹雳似的巨响，我们立脚不稳，全被一个意外的洪峰，冲倒在海堤上。

老王首先挣扎着站起来：“水生大伯！水生大伯！”什么回答也没有。我和高个子站起来就往堤外冲。堤下那刚才抬去的大草袋歪在一边，被绞得比人还大的漏洞，正张着黑糊糊的大口。我们那舍身护堤的水生大伯，却被潮水冲走了。

月亮躲进了云层，星星已经黯然，我只觉得眼前一阵黑。“水——生——大——伯——”三个人急得同时大喊起来。可是，只是风的呼啸，潮的狂吼，人早已被潮水卷进漏

洞，带到里面的排涝渠中，那里还有水生大伯的回答呢！

这时，大队人马已赶到了堤上，大家知道后都非常焦急。除一部分人去堵漏洞外，剩下的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水生大伯。

沿着排涝渠，大家打着手电，擎着火把，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水面，无数种嗓音在呼唤一个共同的名字：“水生大伯——”忽然，发现在离跃进闸三、四十米的渠道里，有个什么东西在随波蠕动。啊，是人！在汹涌的洪流中，那手臂还在劈着浪花。数十支手电光照过去，人们立刻惊喜万分：“找到啦！水生大伯找到啦！”大家一齐把水生大伯拉了上来。

水生大伯双眼朦胧，十分虚弱。他躺在民工的怀里，浑身透湿，海水吐了一地。两条腿在穿过漏洞时被泥石擦伤，鲜血直涌。只有那用斗争生活的刀刻下的满脸皱纹，依然象是红松的根根劲枝，显得格外精神。“快去找担架，送医院！”不知什么时候，副指挥已闻讯赶来。他一边命令着身边的两个民工，一边脱下棉袄、棉裤，给水生大伯穿上。堤上一些民工堵好了漏洞，也纷纷赶来。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头上的毡帽，哎，还差点忘了呢！我摘下毡帽，不料帽子后面那块翻起的木梳形毡块里，掉下一张字纸。展开一看，原来就是指挥部要水生大伯回家照料大娘的准假条。纸的背面横七竖八地画着一幅什么图，我怎么也看不懂。我把纸条交给了副指挥，拿起毡帽，小心翼翼地给水生大伯戴上。

水生大伯神志渐渐清醒，他缓缓睁开眼睛，焦虑地问：“漏洞……堵好了没有？”说着就要站起身来。

“水生大伯，漏洞已经堵好了。”副指挥万分感动地按

住了他的身子，说：“等下担架来了，你就安心去养伤吧。”

“不！”水生大伯倔强地掰开副指挥的手，硬是挺起了身。“潮水不退……我不能下战场！”说着，他踉踉跄跄地就要往堤上冲。我怎么也忍不住了，赶上去紧紧扶住了水生大伯的胳膊：“水生大伯，你的伤势很重啊！”水生大伯终于停住了。他伸过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地抚摸我：“干革命，就要把心交给革命。只要有一口气，也应该战斗到底啊！碰到一点风浪，喝了几口海水，算得了什么？……”

担架抬来了，副指挥、老王他们好不容易把水生大伯按上担架，两个民工便急急抬起水生大伯，向医院飞快奔去。

“要战斗到底！……”一个熟悉、坚定的声音飘荡在整个海涂上……

海涂在沸腾！巨龙般的海堤上，月光、电光、火光，一片明亮；人声、风声、涛声，震撼夜空。数万民工怀着和水生大伯同样的心愿：要战斗到底！正抗击着潮水，保护着用鲜血和汗水凝成的围海大堤。凌晨四点，海潮喧嚣了一阵，已无可奈何地退走。海堤象铜墙铁壁那样静卧在海涂上。水生大伯在那儿战斗过的跃进闸，更加威武地矗立在雾气中。

回指挥部的路上，我又想起了水生大伯，便向副指挥打听那张准假条的事。“水生大伯是个坚强的人！”副指挥无限钦佩地告诉我，昨天他到家里安排亲戚料理大娘后，就赶回来察看潮水。那张准假条反面，就是他画的关于跃进闸、荒草埂、大龟礁、转弯头四个地段潮水险情的草图。夜里这些地方都出现了穿孔，要没有他摸清情况，问题就严重了。

原来是这样！我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昨天中午水生大伯说要去看潮水，我心里还嘀咕他呐。现在，我开始真正理解了水生大伯。在大潮到来的时候，有人以欣赏的眼光观望，有人以恐惧的心理惊退，但却有更多的人以旺盛的斗志，逆着风浪而无畏地前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敢于移四海，撼五岳，为革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我们的水生大伯，正是这样的人！

……

呜——长鸣的汽笛打断了我的思绪，小火轮已经开到赵家埠海涂工地了。

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可又感到有些陌生，草舍的旧址上，已经盖起了一排排的红瓦新房。那些结满盐霜的海涂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望无际的大原野。葱绿的麦苗，碧翠的甜菜，紫红带青的油菜……真想不到啊！

我一口气跑到了指挥部，迎面就撞着副指挥。“副指挥！”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水生大伯怎么样？”

“水生大伯？”副指挥笑呵呵地握住我的手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第一次垦种海涂，水生大伯种的早稻试验田，获得七百多斤的高产。小宋，这还是盐碱地哩，哈……”

“现在他在哪？”

“他又换了个岗位罗！今天天一亮，他就到新的围垦工地去啦！说要在潮水到来前赶到，恐怕现在还在路上呢！”

哎，真不凑巧！但我又仿佛看见水生大伯挥着汗水，迈着刚健的步伐，在急匆匆地赶路……

小 数 点

余杭县星桥砖瓦厂 许铨先

共产党员、老贫农郭文全，五十多岁了，虽然没念过书，却很有“肚才”。平时话语不多，但说出话来句句着力，使人心服口服。

大队党支部分工文全伯管我们的学校，自然也是管我的。不过我这个人也用不着管，下乡六、七年了，经过风吹雨打，和工农结合得差不多了，立足点也转到工农方面来了，还管啥！也正是为了这一层，要不是文全伯做了我的工作，我还真不愿意当教师呢！记得去年大队党支部叫我当教师，文全伯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心里想：当教师？不又要从头接受再教育了吗？于是说：“还是让我劳动吧，老老实实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彻底转变自己的立足点。”文全伯听了，露出惊奇的眼色，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才说道：“你讲的是真心话？改造世界观是一辈子的事，劳动就没有世界观的问题了吗？”几句话，说得我半晌答不上嘴。过后，文全伯拍拍我的肩膀，缓缓地说：“去吧！这是党和贫下中农对你

的信任。”就这样，我去上任了。以后，通过教学实践，我才知道，在课堂中的“ $1 + 1 = 2$ ”的千万次重复中，还真的不简单呢！就拿昨天的那节算术课来说，文全伯就给了我深的教育。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上午，文全伯来听我的课。临上课前，他给了我一道题，叫大家算算。我一看，题上说，红星三队共有水稻田一百五十六亩七分三厘，今年晚稻亩产是八百三十斤，问总产量是多少担。我心里想，这道题不算难，同学们准是做得出来的。

上课了。孩子们安静地坐着，一双双圆滚滚的大眼睛盯着我。文全伯也照例在最后一排坐下了。他恭恭敬敬地取出一支半截头的铅笔和一本用香烟壳订成的本子，听我上课。我把文全伯出的那道题拿了出来，飞快地在黑板上列出了算式：“ $8.3\text{担} \times 156.73 = ? \text{担}$ ”接着，我又简单地讲了讲小数点怎样定位，就叫孩子们计算。

孩子们都低下头做题目。我环视了一下教室，只见文全伯也一笔一划地在计算，看他的样子，实在是认真极了，不由得我心里一阵激动：是呵，文全伯是牛棚里出生，牛背上长大的，过去读书识字是梦里的事，今天，他竟有高小的程度哩！

五分钟以后，孩子们陆续地抬起了头，看样子，算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就开始叫孩子们答题。

“毛豆，你说答案是多少？”

“嗯……13008.59担。”毛豆回答数字的时候，声音不太利索。

糟糕，算错了！我失望地摇了摇头，脑子里敲起乱鼓。因为毛豆是班里的“水平线”，他答错了题，说明还有一部分同学也很难算得出来。毛豆答错题的原因，是小数点定错了位，把三位小数定成了两位。怎么办？“再反复讲讲小数点的定位吗？”我问自己。

不，算了吧。为了这个小数点，自己第一次就在文全伯面前出洋相，真不值得。还不如实实在实掌握个大数算了。我还想到，可不能象我在旧学校里读书时的那个样子，成天地“钻”呀，老是捧着X、Y转，弄得头重脚轻，差点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再说，“大寨田”、“千斤粮”，都是靠做出来的，何必在算小数点上多下劲，还不如把这点工夫用到下午的劳动当中去。

我顺手拿起了黑板揩，干净利落地一抹，“唰唰”两下，把两个小数点连同后面的小数统统给揩掉了。这样，黑板上就只剩下一个“8担 \times 156=?担”的式子了。指着算式，我转过身来向着同学们平静地说道：“小数定位，大家还不太熟练，那就算个整数吧！”

我满以为，我这个随机应变的做法，准会得到文全伯和同学们的欢迎，谁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下，孩子们都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连那个答错了题的毛豆，也露出怀疑的眼光，直勾勾地看着我，好象在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我的心里很是烦躁，瞥眼望了望文全伯，多么希望他能站起来帮助我维持一下课堂纪律啊。可他，也瞪着双眼，望着黑板出神。过后，又见他眉头打起了结，很不满意地别转了头，欣赏起窗外百丈岗的风景来了。我想：文全伯这人也真怪，你可不知道我该有多么急啊，那百丈岗，除了树就是岩石，天天见面，你还看不够哪！

“铃铃……”下课铃响了。这节使人难堪的算术课总算挨到了头。我如释重负，走出教室，放开了嗓门大喊：“同学们，下午上百丈岗劳动，我们红小兵战斗队与三队李铁梅战斗队挑战，好不好？”

“好！”孩子们把小拳头举得老高。

“下课！”我兴奋地说，孩子们“哗”地涌出了教室。

“文全伯。”我似笑非笑地走过去，等待他的评论。

“为啥抹掉小数点？”文全伯慢吞吞地问。

“因为是小数，同学们算不清楚。”我振振有词地回答，作好了辩论的准备。

“这样做对吗？”文全伯又问。

文全伯再一问，倒把我给难住了。

“好……好……”文全伯退让了，他挥挥手说：“你再想想，下午再谈，下午再谈。”说罢，他掉转头走了。

走了几步路，文全伯忽然又转过脸来，白花花的胡子微微地抖动着，满怀着疼爱的心情说道：“你啊，多想想。”

下午，我带着孩子们上了百丈岗。

百丈岗上，真带劲。瞧，一杆红旗飘山顶，白云上面是

人群。贫下中农头顶蓝天脚踏雾，在顽石堆成的百丈岗上，摆开了劈山造田的战场。一阵山风，吹得歌声四处飞扬：

红旗飘飘滚春雷，

云雾山中把田开。

餐风饮露不怕苦，

誓把山水重安排。

……

“干！”我浑身来劲。一声呼唤，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蹦着干起来了。

“慢！”头顶上突然响起文全伯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只见文全伯反背着手，笑嘻嘻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只见他从石头上跳了下来，手里拿着一卷皮尺。他把毛豆叫到跟前，交给毛豆那支半截头铅笔和香烟壳本子，信任地说：“毛豆，给你个任务，把那块大寨田面积算出来。”

毛豆郑重地点点头。

文全伯又走到我跟前，把皮尺头子交给了我，说：“帮个忙，拉尺子。”

“好。”我答应着。

于是，我们开始量那块刚开好的大寨田。左一量，右一量；东一凑，西一拼。一会儿，这块田就量好了。

文全伯朝毛豆他们三、五个小朋友努努嘴，交代我说：“让他们算。锻炼锻炼。”

“嗯。”我点头同意。

“好，开始劳动。”文全伯高兴地说。其他的学生就欢叫着干起来了。

孩子们干得真热火。挑泥的挑泥，平地的平地。头上冒着热气。

过了个把钟头，文全伯对我说：“金老师，歇歇力吧。”我满口答应。

大家围在一起休息。文全伯蹲在石头上“叭嗒叭嗒”抽烟，看着毛豆他们专心地伏在地上做算术，我在一边擦拭着眼睛。

“金老师。”文全伯打破了沉默，朝刚才量的那块田瞥了一眼，问道，“那块田花的工夫不少吧？”

“当然罗，要打炮眼，垒石坎，挑黄泥。那块田啊，我估计少不了八、九百工生活。”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在想：我是“老农民”了，这点不懂还不成笑话。

这时，毛豆抬起了头，胜利地宣布：“郭爷爷，算出来了。这块田是七分三厘二，合0.732亩。”

“有没有算错？”我高兴地问。

“没有算错。”旁边的几个孩子作证道。

“好！”文全伯点点头称赞道。忽然，他转过头来，对我说：“噢，0.732亩，是个小数。金老师，你上午抹掉的也是这个数啊。”他的声音有点严肃。

我心里猛地一震，脸上热了起来。

文全伯又说：“看，我们贫下中农为了支援世界革命，花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开出了这块大寨田，却被我们

金老师一下抹掉了！”

这几句话初听起来好象是说笑，但却象重锤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不……”我结结巴巴争辩道：“我的意思是，那个小数在教学上意义不大。”

“教学上？那更糟。幸亏这次毛豆靠大家的帮助算出来了。不然，让不懂小数点的学生来算，岂不是就没有这七分多田了吗？”

“……我们不能走‘智育第一’的老路！”我嘟哝着。

“啥？‘智育第一’的老路？”显然，文全伯很激动，但他还是慢慢地说：“我知道，你是‘智育第一’的受害者。但是，你不能一次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照你说，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就用不着掌握文化知识？”

我无言可答。

文全伯指着山头上凌空而过的高压线，和山脚下田野里奔驰的拖拉机，又说：“你呀，要多想想！农业要机械化，中国的科学技术要发展，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没有文化，行不行？”

我心里翻腾着，低下了头。只听得文全伯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别怪我话重。我问你，你下乡六、七年了，没看到贫下中农每年是怎么交售公粮的？几万斤谷子，晒了又晒，扇了又扇，粒粒饱满，颗颗干燥。你也该看到过，工人老大哥的产品，一件件都经过检验，有的还盖了印，不合格的不出厂。连相差半根头发丝也不行！把贫下中农子弟学习文化的质量打了折扣，这是什么问题？”

我呆钝钝地站着，听候文全伯的责问。心里既火辣辣的，又挺舒服。今天的事，一幕一幕地闪过。我终于明白了，下午的劳动课，不正是一节很好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课吗！文全伯啊，你掌文权掌得好！我猛地抬起头，激动地说：“这说明我的脑子里还有‘读书无用’论在作怪，我没有对贫下中农负责，对革命负责。”我转过脸来对孩子们说：“毛豆，土根，红花，小牛……今晚补课，你们都上毛豆家。”

文全伯笑了，眉毛胡子都在笑。他红光满面，朗朗地



说：“毛主席要我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你可不能七折八扣拦腰斩呵！”他走到我身旁，搭着我的肩膀，指着百丈岗上造田的贫下中农，大声地说：“你看，社员们为革命与天争田，与溪争田，我们也应该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课堂。小数点不小，它说明了一个教师的立足点！”文全伯说得慷慨激昂，洪钟一般的声音在群山中回荡。

“小数点——立足点……小数点——立足点……”那六个字在我脑子里老是不停地转着。

责 任

杭州棉纺织机械配件厂 陈光照

这“责任”两字，早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我就认得了。不单认得，而且能写会讲。进了工厂以后，也常常跟这两个字打交道。但要真正领会它的深刻含意，还着实不容易呢！

去年夏天，我从车间调到技检组工作。这个组的组长，姓严，五十开外年纪，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长着一双穿云透雾的眼睛。三年前，他才从本市丰衣织布厂调来。在织布机的修理、制造方面，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技工。他对工作一丝不苟，脚踏实地。没来多久，就赢得了大家的赞佩。

有一次，我跟严师傅去铸工车间参加质量分析会议回来，已近中午了。当我们走到大炉间后面那个废铁堆的时候，严师傅忽然停住了。我循着他的视线望去，原来在一大堆棉织厂送来回炉的废旧机件铁里，发现了我厂生产的一根横梁。

我想：这有什么奇怪的？布机上的零件本来就有一个不

断磨损、不断更新的过程。不然的话，还要我们这个配件厂干什么呢？

在猛太阳底下，严师傅费了好大的劲，才翻出这根横梁。再一看，发现横梁的中间断裂了。

“小梁，你说怪不怪？这根横梁还是我们去年才生产的呢！”严师傅目不转睛地琢磨着它。我仔细一辨认，果真是我们去年新投产的式样。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这类机件装在织布机上，至少也可以用上十年、八年。我想了想说：

“严师傅，这根横梁也许不一定是在使用过程中坏了的吧？比如说，会不会在安装或者运输的过程中，不当心弄断的呢！”

“不能轻易地下结论。”严师傅说。他继续在一大堆废旧机件铁里注意地搜索着。不一会，在一批铁件底下，又发现了一根同样式样的横梁。我开始觉得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

严师傅将这两根横梁断裂的情况，细细作了分析：“小梁你看，这两根横梁两头的螺丝孔都给磨得亮晶晶的，这说明它们都已经装到机器上使用过一段时间。你再看，这两根横梁都断在相似的部位，而且断裂处又没有什么重物撞击过的痕迹，可见它们决不是在装运过程中弄断的……”一片红晕从我两颊飞起，我佩服严师傅细致观察、深入分析的好作风。深感自己凡事凭“想当然”下结论，是多么轻率！

当下，严师傅向大炉间借了一辆车子，把这两根断梁装到车上，对我说：“走，小梁，到试验室去。一根横梁只能

使用一年、两年，这可是个大问题呀！”

试验室在车间东头一幢绿树掩映的小屋里。负责这门工作的，是一位文文静静的姑娘。她弄清了我们的来意，就停掉手上的工作，立即做横梁的试验。大家忙了整整一个中午，终于把这两根断梁的物理、化学数据全搞出来了。从抗拉强度、表面硬度、抗弯性能到铁质的化学元素，一一跟国家鉴定的图纸要求作了对照，结果是全都合格。这下，我总算放心了，象从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以为问题解决了。但没有想到，严师傅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这就怪啦！”走在去食堂的路上，严师傅自言自语地说。

我却不以为然，说：“管它呢！谁知道使用厂是怎么搞断的。反正我们出厂是合格的，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合格就没有责任了吗？”严师傅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神气比刚才发现那两根断梁时更惊愕。他接着说：

“管造不管用，这是刘少奇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那一套。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对自己制造的产品要负责到底！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断裂的原因找出来。”

吃完中饭，严师傅就把发现断梁的事和自己的想法，向厂部生产组的负责人老李作了汇报。老李非常支持，当即决定这项工作由严师傅负责，并让严师傅再在组里抽一两个帮手进行调查。出乎意料的是，严师傅偏偏挑选了我。

经过向厂材料管理员老方了解，铸工车间大炉后面那一堆废旧机件铁，是上个季度陆续从本市八家棉织厂运来回炉

的。我想，这事情可复杂了！八家厂遍布全市各区，有的远·在市郊，这两根断梁吃得准出在哪一家呢？严师傅却对此大为满意，他高兴地说：“有了目标就好办！”

当天下午，我跟着严师傅一前一后，蹬着自行车出发了。这大伏天的午后，真不是上街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把柏油马路晒得软糊糊的，路两边的白杨树都热得垂下了叶子。约摸过了半个多钟头，我们来到了丰衣织布厂。这是严师傅的老家。厂里人全认得他。革委会主任老徐问清了我们的来意，拉住严师傅的手说：“寻上门来找毛病？老严，你真是一个会挑剔的人。”

严师傅笑笑说：“是罗，就是要挑剔。”

徐主任亲自陪着我们去车间查访。一路上，严师傅又不时地询问：最近的生产怎么样？布机零件使用的情况怎么样？

徐主任说：“布机配件的质量最近车间里普遍反映比以前好，供应也及时。只觉得机架的平整度差些，安装起来修机工要花很多时间去校正。”

“哦！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毛病我们有责任解决。”严师傅一边说，一边掏出笔记本唰唰地往上记。

徐主任见严师傅对机架平整度的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非常高兴。话更多了：“老严呀，你是知道的，我们是家老厂，设备虽然每年更新，但还有些老式布机。可这些老式机器的配件顶伤脑筋。现在外省生产这种配件的厂越来越少了。看你们厂能不能考虑生产一些呢？”

“对！这个问题提得及时。全市这种老式机子恐怕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回去我马上向领导汇报，研究解决。”严师傅说着又在小本本里记上了。

在丰衣织布厂里，我们不仅没有找到断梁的下落，反倒粘来了一大串问题。出了丰衣厂，我们顺着路程又一家一家的找。每到一个厂，严师傅总爱婆婆妈妈的唠叨一阵。东一个“我们有责任”，西一个“我们有责任”，他那个小本本上也越记越多了。

不知不觉已经傍晚了。我是又热又累，严师傅也觉着有点口干舌燥。正巧前边不远处有一家饮食店，我们便进去买了几只馒头，又一人要了一碗冰赤豆。严师傅大口大口吃着馒头，兴致勃勃地说：“今天的收获真不小。”

我嘟起嘴说：“还好呢？跑了老半天，这两根断梁连半点影子也没找到！”“小梁，不能心急呀！”严师傅扳着指数了数，八家厂已经跑了六家。剩下的两家都在市郊，大约有七、八里路，就跟我商量说：“小梁，我们是不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取今天跑完这八家厂。”

我实在不想再跑了，这倒不完全是因为累，实在是我觉得费这番功夫有点冤枉。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责任嘛！再则，在一个棉织厂里断两根横梁，算得了啥大事体？谁还把它挂在心上？我将这两层意思跟严师傅说了。

严师傅思索了一下说：“小梁，你这话不对！就算今天我们把这八家厂都走遍，也没有查到断梁。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说明我们没有把调查工作做仔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尽

到责任！”

什么？这大热天里顶着烈日，奔波了老半天，到最后我们还没有尽到责任？这下子我可说啥也想不通了。冲着严师傅说：“这也是‘我们有责任’，那也是‘我们有责任’，严师傅呀，你不怕压塌自己的肩膀。”严师傅笑笑说：“重担越压肩膀越硬！多为社会主义担点责任，重在肩上，乐在心里。小梁，你说，我们的工作干什么的？是造织布机配件的。这话对！但造出了布机配件又为了什么呢？为了让织布厂的机器能正常运转，多织好布。这也对！但多织好布又为了什么呢？小梁，在革命工作中，你要经常多问几个为什么！”

严师傅见我涨红了脸，喝了口赤豆汤，才又继续说：“小梁，一个检验员的责任，不光要对本部门、本单位负责，更重要的要时刻不忘对革命负责，对人民负责！”

我不由浑身一震，心剧烈地跳荡起来。真没有想到，这“责任”两字，还有这样深刻的含意。

我红着脸，站起身，说：“那，我们走吧！”

天完全黑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市郊红星棉织厂，并且在那里把这两根断梁的原因找到了。原来这个厂正在开展一场“高速喷气织机”的技术革新，他们是在原有的布机上革新的。由于车速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所以使得原来设计的横梁强度有些不相适应，因而就影响了使用寿命。

这下严师傅可高兴了！我们在现场仔细地观察了“高速喷气织机”的操作，那闪电般的速度真把我们看迷了。



红星厂的修机工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得真及时呀！我们正想把这断梁的情况告诉你们。昨天许多兄弟厂在这里开了现场会，这项革新马上就要在全市推广啦！”

严师傅又拿出小本本记上了车速、增加的零件等等数字。细细地跟修机工们一起研究了改进横梁的种种方案。等我们走出红星厂，已经是星斗满天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拿了一份向厂部领导和技术室汇报的关于横梁问题的调查报告，匆匆地去找严师傅。走进技检室，却见座位上空空的。但见他的工作台上有一大盘烟头，烟灰缸底下压着一张钢笔绘成的草图。还附有字条，写道：“小梁，今天我去局里开会。这张草图是昨天跟红星棉

织厂老师傅们商量的初步建议，交给技术室作参考。你有时间也多琢磨琢磨。这设计改革，我们也有责任啊。”

又是“责任”！我望着这张通宵绘成的蓝图，心情激奋。这哪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机件图？这分明是一个老工人对革命工作“完全”、“彻底”的一颗火红的心呵！

忽然，我的视线落在墙上严师傅亲手抄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上：“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一行恭正、端庄的毛笔字，就象夏夜长空中一道通明透亮的闪电，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新 课 目

浙江省军区某部战士 何继宁

钱塘江正在涨潮，潮水哗哗地拍着江岸，溅起一朵朵白浪花。浪花卷起岸边的杂草，从我面前一起一伏地滑过，飞快地向上游涌去。

为了适应在战争环境水上抢救伤员的需要，领导上决定组织部队医务人员，分成男、女两排，在钱塘江进行游泳训练。可是，对付这样大的风浪，女排的同志顶得住吗？她们以前是游泳池里的“青蛙”，第一次到钱塘江试游，与风浪搏斗的滋味还没有尝过哩。我思忖着，跳上救护船，眼光朝江面扫去。女排的同志们与潮水斗得正酣。队伍后面拉下了两个人，一个是江大红，一个是小王。

江大红，是游泳队里技术基础最差的，但也是进步最快的一名战士。她动作还不很熟练，双臂却有力地劈开了一层又一层浪，不慌不忙。小王呢，是队里最小的战士，体力较差，在风平浪静的游泳池里，也还过得去，对付钱塘江却十分吃力。她刚避开迎面而来的浪头，没提防又一个浪头扑

来，喝了口“酸梅汤”，直呛得咳嗽。眼看有点坚持不住了。

“坚持，小王！”江大红回头喊着。不料一排浪头猛压过来，她也呛了一口水。

“给！”我急忙抛出一个救生圈。江大红把救生圈推给小王，顾自迎着浪头冲去。

我又抛出一个救生圈，高声说：“大红，给你！”江大红却把头一偏，从救生圈旁绕了过去，任凭浪头一个又一个地压过头顶。

“唉呀，这人真犟！”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着实佩服，便更注意地观察她。一会，我见她忽然下沉，立即跳下水，托起她，往船上拉。

“放开我！”江大红喊着，猛地挣脱了。

我内心很激动，一边跟着她游，一边鼓励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江大红顽强地划着，一个又一个的浪头被她甩在身后，目标越来越近了。……

试游结束，我问大红：“钱塘江难对付吗？”

“你怕风浪，风浪就欺负你；你敢斗它，它就怕你！”大红那长长的乌眉高高地扬了起来，两眼透出坚定的光芒。接着说：“胜利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啊呀，大红，你学习得真好！”我心里十分满意，一拍她的肩膀说，“你和小王一块儿参的军，要好好帮助她，可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成为青松。”

“成为青松？我距离远着呢。”停了一会，大红问：“排长，你还记着新兵集训队的事？”

“忘不了。”

江大红在新兵集训队的声容笑貌，我不仅记得，而且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新战士领了新军装、新铺盖，嘻嘻哈哈，忙着铺床。一个挺结实的姑娘，把铺盖朝我旁边一扔，就铺起来。我赶紧去帮忙。她头一扬，短发一甩，明亮的眼睛盯住我，愣头愣脑地问：“你爱游泳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简短地回答：“喜欢。”

谁知她高兴得一拍巴掌：“嗨，这下好了，到夏天我就跟你学。嘿嘿，我一眼就把你看准了！”

“噢！凭什么？”我有点诧异。

“凭你脸黑呗！”说着，又毫无顾忌地把我打量一番。原来是这样啊。我问：“你干嘛这么想学游泳？”

“落实战备，保卫祖国！”她回答得干脆利落。

“你叫什么名字？”

“江大红！”

“喔，名字有些特别，女孩子叫小红的倒挺多。”

“小红不够劲儿。”她手一挥，似乎对“小”字很不满意，“我原来叫江红，当兵了，我自己加了个‘大’字。”

“好，大——红！”我故意把“大”字说得很重，大家都笑了。

一天傍晚，我和大红去驻地野外散步，北风吹得松涛哗哗响。江大红突然问我：“班长，泰山上的青松为何那么刚劲？”

“那是松树长期和暴风雨雪作斗争的结果。”我随口回答。

大红停了半晌，突然又问我：“班长，你说我是青松，还是花草？”

这可把我问住了。叫我怎么回答她好呢？我见她那坚定、刚毅的神色，就说：“是花是松，要靠实践来检验。只要严格要求自己，就能变成青松！”

她听了，一蹦老高，高兴地说：“班长说得好。我一定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而要学泰山顶上的青松，使自己成为适合革命需要的人！”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大红，你一定能成为泰山顶上的青松！不过，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首先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正确，前进才有方向，勇敢顽强才有源泉。所以我们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班长，我一定这样做！”

新兵集训结束后，我们便分手了。没有想到，半年之后，我们在游泳队又见了面。在游泳训练中，江大红坚韧不拔，处处从严要求自己。我知道，她是在用行动实践着在新兵集训队向我表示过的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适合革命需要的人。有次女排分组训练，大红和小王两人一组。别的组都开始行动了。我看见她俩还站在浅水中争论，便游了过

去。

“排长，你说说该怎么游吧。”小王拉住我，有点委屈地说，“我说顺潮往上游，大红非要顶潮游不可。”

“先顺水，回来就要逆水，反正都一样。”我说。

“那我们先顶，现在正涨潮，正好锻炼。小王，目标——前方的浮标，冲！”

她们向潮水冲去。我也参加了她们的“冲锋”。

“哟，冲了半天锋，才游了这么一小截！”小王回头看了看。

“向前看，别回头，向后看要泄气的。”江大红头也不回，继续向前游。

“离浮标还有那么远！”小王果然有点泄气。

“小王，冲一下，就近一点。别急，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鼓励着。

“小王，顶逆流，练耐力，为落实战备、保卫祖国下苦功！”大红也鼓励她。

小王的劲头被鼓起了，猛冲起来。“嗯，小王有这个变化，大红一定和她谈了不少心。”我一边想，一边游着，和大红同时冲到了浮标前。大红拽住浮标，回身伸手接小王，笑咪咪地问：“怎么样？”小王一抹脸上的水，高兴地点点头，说：“这就象登山一样，一步比一步高。”

“只要坚持，就能到达山顶。”我说。

“爬山可以锻炼体力，我们明天去爬山！”江大红提议。

小王回答得很干脆：“行！”

从这以后，每天早上五点正，我都随着大红和小王在山顶上学唱样板戏的声音醒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烈日喷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葱……”这清脆嘹亮的歌声，与钱塘江奔腾的阵阵涛声混合一起，有一股力不可挡的气势，使人精神振奋。

按照训练的进度，我们进行了一次轻装泅渡钱塘江的训练。不知怎的，这次大红掉队了。

“江大红，下定决心，跟上！”我大声说。

“是！”江大红用力划开层层碧波。

可是，大伙甩掉了钱塘江大桥的两个桥墩，她还没有追上来。我回头看看，她越落越远了。

等她上岸时，我把她仔细观察了一番：脸色黑里透红——健康！军衣紧束，衣袖高挽，裤管卷到膝上——着装符合标准！乌眉略上扬，眼里闪烁着快活的火花——斗志昂扬！真奇怪，她为什么会掉队呢？

这天傍晚，火样的晚霞，烧红了钱塘江。我想找江大红谈谈，信步来到江边。大红和小王正坐在江岸一块大青石上。小王出神地盯着浪花，一手托着腮，一手玩着一块小石头，把它翻过来，转过去。她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飘进了我的耳朵。

“……大红，你真行，成功了！……我后悔死了，没和你一起练。”

“没关系，明天我们一块练。……”



我走过去，装着啥也没听到，对小王说：“今天你的进步真快啊，有了飞跃。”

“大红才是飞跃哩。我后悔没和她一起——”话到这里，忽地收住了。

“和她一起，干啥？”

“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她调皮地朝江大红眨眨眼睛。

“好，你不讲我就不打听。”我知道她憋不住的，故意坐着不响。

小王又拣起那块小石头，掂呀掂的，象要掂出它的份量。大红坐在青石上，也拣了块小石子，画呀画的。我凑过去看看，分明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几个字。一会儿，

小王突然问：

“排长，女同志能练武装泅渡吗？”

“……”我回答不出。看到男排的同志热火朝天地练武装泅渡，谁心里不急！我曾几次跑去找队长，要求女排练武装泅渡，可队长说：“你们再练练基础嘛，基础扎实了，还愁不给你们枪？”现在小王提出了这个问题，只好反问她：

“你说说看。”

“江大红说可以。”

“哦，凭什么？”

“敢实践，就能成功，就是要准备吃大苦。”大红答得很利索。

“你实践过？哪来的手榴弹？”我追问。

“嗨，想练还怕找不到家伙！”小王说着，一挥手，把石头抛进江里。

石头！我从石头联想到大红的掉队，一下子全明白了，止不住拍了大红一巴掌，喊道：“好家伙！你不声不响游到了大伙的最前面，你用石头代替了手榴弹，是不是？”

晚霞映红了江水，映红了天，也映红了江大红的脸。大红十分认真地说：“差远啦，凭现在的水平，负了重就掉队，不符合实战要求！”

“好呀，你可处处都想到打仗上去啦！”

“怎么，女兵就不能打仗？”大红反问。

“能！咱们练兵就是为打胜仗嘛！”

大红点点头说：“我们要掌握水上主动权，才能打胜

仗。譬如，泅渡中战士受伤咋办？碰上炮火封锁水面咋办？碰上原子弹爆炸咋办？总之，凡是战备需要的，我们都要准备好，才能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

没等大红说完，小王抢着说：“排长，大红说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数不完的新课目，一定要把它们一个个攻下来！”

“说得对！”我听了很激动，就问大红：“你哪来这么大干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这么干。劲不使出来，心不舒坦！”

我佩服大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顽强的毅力，说：“你真象棵青松啦！”

“不，差远了。我只不过是根没经风浪的草。”

小王急了：“你还是草？这么跟自己过不去。”

我笑了：“小王，跟自己过不去，才算得上江大红。”

大红和小王笑着站起来，向山上跑去。一会儿，山顶上传来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嘹亮歌声。歌声随风在宽阔的波涛起伏的江面飘散。我望着一列喷着浓烟驶过大桥的火车，心象滚滚前进的车轮，不能平静：多么可爱的战士！她们顽强刚毅，朝气蓬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信心百倍地攻克着一个又一个的新课目，永远向前！我仿佛看见：钱塘江畔的一个山顶上挺立着两株青松，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枝叶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地在成长着。……

考 试

嘉兴县余新公社 张幼启

老保管员老满星提小松接替他当保管员。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选举时，他也举过手，可是选好了，却又不愿把那串仓库钥匙交出来。大家都很纳闷，他说：“交钥匙就没那么便当。先让小松跟我几个月再说吧！”

这小松，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来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没吭半声，就跟在老满星屁股后面，仓库里忙到仓库外，仓库外忙到仓库里，从小麦抽穗忙到晒干进仓。老满星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两个月过去了，该把钥匙交出来了。可老满星一下子又变了卦：“还不行。会弄枪，还得会耍刀；会料理麦，还得会料理谷子。等过了‘双抢’大忙再说。”于是，一拖又是四个月。老年人没说啥，一些年轻小伙子沉不住气了，对小松说：“你这保管员当得真怪，光管干活，不管钥匙！”

小松只是笑笑：“钥匙，有大伯替我管，比我强得多。满星大伯够我学一辈子的哩！”

江南的“双抢”，真象一场突击战。晒场上每天几万斤谷子进进出出，要干湿分清，晒干扬净，过秤进仓。老满星一连个把月没好好合上一阵子眼。他看看身边的小松，眼明心亮，干活争先，心里暗自高兴。但是在人面前，他仍然不动声色，也没流露出把那串管了十五年的钥匙交出来的意思。

直到早稻全部进仓，活儿透了点气，老满星才告诉小松：“明晚早些来我家考试，及格了，把钥匙拿去。”

第二天晚上，老满星家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小松，穿了件白棉布衬衫，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广阔天地的强烈阳光，给他的皮肤涂上了一层黝黑的颜色。虽说小松大前年才离开学校，可是今天，你却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十九岁青年。半年来，他跟着老满星边看边干，稻麦、农具、肥料、农药——保管员的一套，虽则心里有了些底，但在老满星面前，他总觉得自己毕竟还是个样样不懂的孩子。因此，他早就作了打算：无论及格不及格，继续向满星大伯学习。

老满星招呼小松坐下，满星大婶端来两杯热茶，考试就开始了。

老满星出了第一道题：“小松，你看当保管员得有哪号思想？”小松不慌不忙地回答：“要立足仓库，胸怀全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那怎么个‘勤俭节约’法呢？”老人又问。

“就象你老人家常说的那样，要把仓库当作灾年的米柜

柜、钱包包去看管，不能大手大脚……”

老人满意地笑了。

老满星的第二道题是：怎样翻晒谷子和保管种子。小松对答如流。第三道题也没难住，但到第四道题，小松被卡住了。

老满星问：“农具什么时候最容易坏？”

“夏、秋大忙季节。”

“坏了怎么办？”

“及时修理。”

“怎么个‘及时修理’法呢？”老人追问。

“早些请木匠、篾匠来修。”

“什么？”老人眉毛倒竖，霍地一下站起，划着根火柴，准备点烟，“请木匠、篾匠，这么阔气！”

屋子里立刻静下来，看热闹的人都暗暗替小松捏一把汗。老满星从高级社到现在，他所经管的农具家什，之所以小修小补没花队里一分修理费，就是因为他有一颗处处为集体精打细算的红心，铁的有锤，木头用斧，竹器使刀，布麻穿针，样样自己动手。他常对那些花集体钱大手大脚的人说：“咱们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才行啊！”因此，大家都这么想：今晚小松这一“错”，考试不及格，老满星交钥匙肯定吹了。

老保管员闷闷地抽完一锅烟，语气开始平和下来：“小松，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我们学了，就要照他老人家的话去做啊。”

现在队里家大业大，‘米柜柜’、‘钱包包’更要卡得紧些。要不，我们拿什么去支援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保管员得顶半个木匠、半个篾匠，你说大伯的话对不对？”

小松听着老人一番话，胖脸涨得通红，四周人群中射来的火辣辣的眼光，更使他难受。一下子，来农村的生活，飞快地在眼前闪过：从不会握锄，到样样会干；从埋头劳动，到关心集体；特别是去年，加入了共青团，经常听表扬。小松啊小松，你是不是叫表扬声冲昏了头脑，认为“接受再教育”到顶了？否则，为什么天天说要“勤俭”，而天天不在“修补”上下功夫呢？

老满星家的时钟当、当、当……敲了十下。每记钟声，都象他那平和然而有力的话语一样，敲打在小松的心上。小松鼓足勇气，抬起头，用充满着诚恳的语气说：

“大伯，我答错了。”

“你不光答得不对，”老人向小松走近了，“你也想错了。一个保管员，如果不能时时为集体，为国家着想，他怎么会想到去学修补呢！小松，你说对不对？”

“对，大伯。”小松的眼里重新闪着明亮的光彩，“我一定记住你老人家的话，马上去准备刀和斧头，好好地向你学习修补。大伯，我走啦。”

“慢！”小松刚想拔腿，一把让老满星拉住了，“把钥匙拿去再走！”

“钥匙？”小松呆住了。满屋的人都被老满星出乎意料的举动惊呆了。

“唔，钥匙。”老人一把从腰间取下那串闪闪发亮的钥匙，拉过小松的胳膊，当啷一声按在他的手上，“小松，这些月，不是大伯有意为难你，要知道，我们老一辈的，谁不想找个好样的后生来接管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家业啊！”

“大伯……”小松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今晚我……我不及格……”小松说着，将手中钥匙递还老保管员，央求地说：“大伯，还是你管着！你再给我指点一阵子吧！”

老满星接过钥匙，脸露慈祥的笑容，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拴在小松的腰带上。然后，拍拍小松的肩膀说：“这钥匙该交给你们年轻人啦，革命不可青黄不接呀。不会修补，大伯往后教你。”说完转向老伴：“冬香，快把我那家什拿来！”不一会，只见满星大婶捧了只两尺见方的旧木箱出来。

“‘百宝箱’！‘百宝箱’！”满屋子的人都一齐嚷起来。

“小松，”老人捧过木箱，郑重其事地交到小松手里，“这个，留给你。里面刀、斧、锉、锯，差不多都有，往后大伯一件件教你。”

小松接过“百宝箱”，满眶的热泪再也忍不住了，滴滴嗒嗒地掉在“百宝箱”上。激动和喜悦使他不知说什么才好。转身想告别，又停了下来，转身走到老保管员跟前：“大伯，你放心吧，我一定象你一样，听毛主席的话，为社会主义管好我们的仓库！”

三 探 老 虎 滩

钱江航运公司 赵 征

老虎滩位于春江下游。这段江道水势险恶，不能通航，加上岸边有座险峻的老虎山，就得名老虎滩。在夺煤大会战中，春江两岸的群山峻岭中，小煤窑遍地开花，乌金堆积如山，急需打通老虎滩，开辟新航线，把煤更快地运出去。

一个疏浚突击队来到这里，在离老虎滩不远的矮山脚下安营扎寨，搭起工棚。这天傍晚，队长沈思远叫大伙早点休息，自己却悄悄地溜出工棚。副队长程洪高眼尖，尾随着跟了出来。他们顶着西北风，走到江边。沈思远眯缝起双眼，仔细察看山情水势。这里，江面不宽，一边是沙滩，一边是峭壁高山，把江流卡得紧紧的。滚滚荡荡的江水奔进新月形的老虎滩，就象一只猛兽冲进牢笼里，东冲西撞，左转右拐，然后找到一个出口，咆哮着奔腾而去。

沈思远指着江面对洪高说：“看，这水流怪不？”

洪高只见急流翻腾，看不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喏，这是旋涡，那是回水，那边又有一股暗流。从水

貌看来，江底的情况复杂着哩！”沈思远伸出粗糙的手指点着。

“沈师傅，我下水去试试。”洪高瞪着虎彪彪的圆眼，请求地说。

“行！我们一起去！”说罢，两人脱了衣服，跳入水里。可是，只游了短短的一截，任凭他们怎么使劲，也无法前进。洪高还想拚力气，沈思远却拉他一起爬上了沙滩。上得岸来，他俩默默地揩干身上的水，穿上衣服，四只眼睛又一齐望着江水发愣。

洪高憋不住了，挥了挥拳头说：“我们就来个硬碰硬，调几艘挖泥船来，跟它干！”

“什么，调挖泥船？……”沈思远那两道眉毛往上跳了跳，用平和的口气说：“我们搞疏浚，对水下情况的了解，应该象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一样。情况明才能决心大，眼下我们应当把老虎滩摸个水落石出。”

“游不过去，怎么办？”

“是不是先找当地的渔民和贫下中农聊聊……”

正在这时，队员王小虎奔了过来，边跑边喊：“队长，大家都急坏了，你们快说怎么干吧。”

沈思远笑笑，从衣袋里掏出《实践论》，挥了挥说：“怎么干？我看靠群众，还靠这个。”接着，两个队长分了工，沈思远和王小虎去了解情况，程洪高回去组织大家学习讨论。

沈思远和王小虎沿江往下走，在沙滩上留下两行深深的

脚印。一出老虎滩，江面宽多了，水势也平稳起来。

江畔停着两条渔船，随波颠簸摇晃。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渔民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专心致志地在鱼钩上扎鱼饵。

“老大爷，现在能捕到什么鱼呀？”小虎好奇地问。

老渔民抬头看了他们一下，慢慢地回答：“多着呢，黄尾巴，鳊鱼，草鱼，螺蛳青……”

沈思远的视线从渔船上“春江大队渔业组”的红漆大字上移开，落在老渔民动作娴熟的双手上，蹲下身子，问道：

“老大爷，你们上老虎滩打过鱼吗？”

老渔民感到吃惊，答道：“老虎滩是有名的‘吃船老虎’，十回有九回要翻船呀。”说完，仔细瞧着沈思远，问：“你们是——”

“我们是来开航道的。”沈思远见老渔民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估摸他还没听懂，又解释道：“我们来疏浚老虎滩，开辟新航道，把煤运出去，支援工农业生产。”

一阵风过，江面上激起一层层浪花。沈思远的话，也激起了老渔民心头的浪花。他把鱼网放在一旁，望着远处的层峰迭岭，兴奋地说：“好啊，我们公社办了许多小煤窑，可是挖出的煤要挑三、四十里路，才能上汽车运走。要是有了新航道，就好了”。

一听这情况，沈思远心里更是火辣辣的，说：“早一天挖通航道，早一天把煤运出去，就是为扭转北煤南运出力啊！”

老渔民瞅着沈思远，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下颏的一簇灰白胡子颤动着，说：“好啊，早就盼着挖掉老虎滩，斗倒这只‘吃船老虎’！”

“老大爷，挖老虎滩的任务火烧眉毛。可是，我们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老虎滩的情况不够熟悉……”

“我们柯鱼人都说，老虎滩是‘吃船老虎’，一年到头，只有涨水时节小船才能走，弄不好也要出事故。后来上游造了水库，蓄水期间，老虎滩水浅了，露出两块老虎牙一样的大石头，大家叫它老虎牙。”老渔民一口气说着，好象要把肚里知道的东西都倒出来。

沈思远深沉的眼睛里迸发出兴奋的火花：“嗨，这情况对我们很有用。”他想了一想，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老虎牙有多大？”

老渔民只见过老虎牙露出一截，究竟有多大也说不上。他觉得沈思远这人挺精细，有心计，便补充说：“现在是枯水期，水库每到夜里关闸蓄水，老虎滩水位低，老虎牙定会露出来。”

回到工棚，沈思远和小虎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大家。大家一阵议论，认为先得把老虎牙的大小摸个究竟，然后决定施工方案。程洪高也同意大家的意见。

第二天晚上，月亮躲进薄薄的云层，四周一片漆黑。沈思远带着一群精神抖擞的突击队员，亮着一晃一晃的手电筒，来到老虎滩边。这时，老虎滩沉睡着。对岸那黑幽幽的山影，显得峻峭而高大，好象一只卧着的猛虎。山脚下镰刀

形的老虎滩，象张牙的老虎嘴。

“老虎滩真名不虚传哪。”王小虎凑近沈思远说。

“我们疏浚队员，就敢在老虎嘴里拔牙！”沈思远一面回答，一面用手电筒照了照水面和山脚。

宿在山林里的鸟儿受了惊，扑楞楞地扇着翅膀，慌慌张张地窜向夜空。

月亮悄悄地从云缝里探出脸来，把淡淡的光辉洒在老虎滩上。顿时，四周明亮了许多，水面上也泛起了碎银似的波光。

沈思远双眼在江面上搜索着，可是看了老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

“水位低了不少啦！”一会儿，小虎仔细看了看沙滩边的水痕，高声喊起来。

沈思远睁大眼睛，目光在水面上扫来扫去。忽然，他指着水面上忽隐忽现的小黑点，说：“那，可是老虎牙？”众人的目光都顺着沈思远手指的方向，投在那个小黑点上。只见小黑点随着水位的下降，渐渐地扩大，显出老虎牙尖尖的棱角。离这块老虎牙约二丈远，靠山脚边，也露出一个黑簇簇的影儿。水位下降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沈思远望了一阵，来回踱了几步，决然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水去摸清老虎牙，就拔不掉它！”

“我去！”“我去！”突击队员们争着下水。

“别争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沈思远一面说，一面脱掉衣服，跳进水里。

月亮周围的云絮不知什么时候隐去了，月亮显得格外明亮。突击队员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水面，只见沈思远掀起的浪花在月光下象万千条银鱼在跳跃。游了一截，沈思远觉得水流湍急，换了一口气，扎了一个猛子，在水中潜游。过了好一会儿，沈思远从水中探出身子，踩着水，避开暗流和旋涡，游到离沙滩较近的这块老虎牙，一伸手扒在石头上。他吸足了气，又扎一猛子，顺着石头下沉，在江底摸了好一阵。

稍稍歇了一口气，他又向另一块老虎牙游去。可是面前就象有一堵穿不过的墙，游来游去还是在老地方打转转。急流伸出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把他向后推。

岸上的队员们急了，高声叫沈思远游回来。深夜的江风吹得刚从水里上来的沈思远直打哆嗦。

“这鬼地方，竟游不过去！我们另想别的办法吧。”程洪高踢着小石子，嘟囔着说。

“洪高，不要泄气。我们头一次只游了一段就被冲回来，这次怎么能游到第一块老虎牙？”沈思远身子还在发抖，说话断断续续。

程洪高想起沈思远找老渔民商量的事，便低声说：“沈师傅，时间不等人哪，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动工呀？”

“不调查清楚就动工，恐怕更要耽误时间。山有山路，水有水路，我们游不到山脚下那块老虎牙，是不是调查研究的工夫还不到门？现在水位还在下降，大家继续观察，多试

几次嘛。”沈思远伸出冻僵的手拍拍洪高的背说。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向这边走来，大家一看，原来是老渔民来了。

沈思远高兴极了，大步抢上前去，拉住老渔民的双手：“老大爷，你来的正是时候，要向你讨救兵哩。”

“我刚放好鱼钩，听到这里有声音，便摸了过来。咳，你们真是不怕冷、不怕苦的硬骨头……”老渔民紧握沈思远的双手。

一伙年轻人把沈思远和老渔民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把情况告诉老渔民。

老渔民拉着沈思远走近水边，捋了一下胡子，说：“那是以前的事啦，我不相信老虎滩这么厉害，便顺水来这里钓鱼，谁知一进老虎滩舵就失灵了，飞一般向山那边撞去。”他指着对岸矗立在水里的岩壁，接着说，“我拚命用撑篙撑开，船打了一个圈，又飞一般地向沙滩这边冲来，幸好没有翻船，只搁上了沙滩。”

沈思远一边用心听，一边细细思量，带着询问的口气说：“这么说，江水的流向是不是这样：水从上面下来，撞在山脚下的老虎牙上，便向沙滩这边折过来，又被这块老虎牙挡了回去？”

“对呀，这里的水流是——”老渔民用手势划了个“之”字形：“笔直游不到山脚下的老虎牙，得顺着水流的方向游，兜个圈子绕过去。”

“老大爷，你真是我们的好向导。”沈思远带着敬意的

口气说。

“别说这个了，我们大队的党支书说过，为了扭转北煤南运，支援工人老大哥开航道，你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突击队员们听了老渔民的话，都很激动。

沈思远注视了一下水面，猛地脱掉身上的衣服，纵身跳入水里。

依照老渔民的指引，沈思远终于游到山脚下的老虎牙。他吸了一口气，扎一猛子，傍着老虎牙下沉，在水中摸了好一会才浮上来。等到他从水中上来，手脚冻得象木棍似的，上下牙齿格格地打架儿。

程洪高一直被老渔民的话激动着，又深为沈思远敢于实践、勇于实践的精神所感动。他敢忙脱下棉衣，披在沈师傅身上。

根据三次下水调查获得的资料，突击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大家都认为，老虎滩这段航道的主要障碍是两颗老虎牙，拔掉老虎牙，再把航道清理一下，运煤船就能安全地航行。于是，提出了水下爆破的方案。沈思远向疏浚队党支部作了详细汇报，党支部同意了这个方案。

黎明，东方群山的上空泛着蛋青色。老虎滩旁的景物还不大分明。江面上稀薄的水雾慢悠悠地蒸腾着，飘浮着，变幻着各种形状。这时候，沈思远和程洪高正在一块老虎牙下面安装电雷管。

沙滩这边的突击队员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老虎滩。只见程

洪高在老虎牙附近照着，沈思远一次次潜入水中。大家都明白，在急流中装电雷管多么艰难呵。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悄悄溜走，电雷管还没装好。王小虎等预备队正准备冲上去，沈思远和程洪高水淋淋地上了岸。只见沈思远不慌不忙地忽儿蹲下，忽儿站起，在作最后的检查。检查完了，他才飞也似地跑开，身子敏捷得象一匹骏马。

猛然间，四周一片哨音。只见老虎滩上腾起两根顶天立地的水柱，紧接着就是两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水花和石片在空中纷飞，碎石象暴雨般地落在沙滩上，击起一群群火星；落在江里，溅起丈把高的浪花。

顿时，老虎滩沸腾了，响起了一片欢笑声。人们欢呼着把沈思远簇拥在中间。程洪高挤过去，抓住沈思远的手，内心激动地说：“沈师傅，我以后一定要象你那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畏风险，勇往直前！”

不久，老虎滩疏通了。“呜——”汽笛雄浑地鸣叫着，船队满载着乌黑铮亮的煤山，长龙似地游进老虎滩。老渔民摇着船上老虎滩打鱼，春江大队的渡船在老虎滩上来来回回，老虎滩上空响彻欢乐的笑声。

沈思远、程洪高和突击队员们乘运煤船返回疏浚队接受新任务。沈思远立在船头上，深情地望着老虎滩的山山水水，又看看驳船上满满的乌金，心情激荡。“呜——”老虎滩久久地回响着汽笛声，象在为扭转北煤南运的新景象而尽情地欢呼、歌唱。

关 键 时 刻

武义县 刘士英

一

今天，对老大妈来说，是最高兴的一个日子了。离家七年，一直在大城市医院里当医生的儿子文哥，要回到这个山窝窝家里来看望妈妈，昨天已到县城，打电话来说，今天就可以到家。老大妈的小女儿春妮子，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上个月又进城去培训班学习，前两天结了业，正好和她哥哥一道回来。老大妈从三十五岁那年秋天守了寡，丈夫累死累活一辈子，留给她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只有两张要吃饭的嫩嘴巴：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娃。那年月，孤儿寡妇就好比寒露冷霜里的幼芽弱草，眼看着枯萎下去，只能冻死饿死。一声春雷，江北来了解放军，毛主席派来了山区工作队，老嫂子还是老嫂子，可她找到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转眼间二十多年过来了，儿子早成了医生，连当年那个又黄又瘦，一天到晚挂着两条清鼻涕

的女娃子，也当上了赤脚医生，整天背着个红十字挎包，为人民服务了。老嫂子也变成了老大妈。可人们说，那是山间崖岸一棵松，越活越有劲！怎能不有劲呢？这世道，原本就是使人越活越有劲的世道嘛。

今天的老大妈呀，走起路来登登登的响，心里象揣着个欢蹦活跳的小羊羔。一会儿工夫，就把堂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妈妈的心体贴做医生的儿女，把桌子椅子揩了一遍又一遍，中堂放毛主席像的玻璃框，拭得象一面镜子那样发亮。儿子喜欢吃栗子糕，早蒸熟在蒸笼里了。栗子糕可真香啊，她觉得从来也没有做出这么香的栗子糕来过。春妮子喜欢山茶花，毛主席像前早就插了一满瓶。这花呀，哪年也没有今年这么红艳，映得满屋子罩上了一片朝霞。老大妈低下头看自家的身上，哟，不得了，蓝士林布褂子前襟上沾了一大片锅灰，青斜纹布裤脚上还有泥水，哪有个做医生的妈妈这么邋邋遢遢，不讲卫生的呢？老大妈三脚两步走进房里，正要换一套干净衣裳，没提防大门口闯进个人来。

这是个急性子汉子。穿一双满是泥浆的麻草鞋，呱唧呱唧地跨进大门，一步一个泥脚印，把老大妈打扫了一早晨的堂屋地弄得稀稀糊糊。

“春妮子！春妮子！……大妈，春妮子在家吗？”

老大妈在房里，一听那喊声，好熟啊，忙伸出头来朝堂屋一看，哟，原来是杉树坑的老海。老大妈和老海都是贫农代表，没少在一块儿开过会。可这个四方脸络腮胡的中年汉子，为何把眉头攒得那么紧？阔脸上显得那么焦急啊？老大

妈随手扔下待换的衣服，连忙跨出房门。

“老海，看你急的，有什么事吗？”

“怎能不急啊，大妈，我家海娃得了急病啦！”

海娃，老大妈认得，那是个逗人喜欢的胖娃娃，是老海四十岁上才得的一个独生子啊！

“春妮子呢？大妈，你家春妮子呢？”

“春妮子——”老大妈好急啊。县城离家五十里路，得翻一座十里上下大龙冈，一早动身，最快也得下午才能到家。要是如实地说了，不把老海急死啦？莫说得病的是他家海娃，更莫说得还是急病呀！这会儿，蒸笼里的栗子糕，堂上的山茶花和房里那套平平整整的哗叽裤褂，都被老大妈忘到脑后去了。她现在，一心在想法子让春妮子快一点赶到家，她甚至连那个七年不见，一直在大城市当医生的儿子也忘了。山里大人小孩都相信春妮子，她也相信春妮子。她一把抓住老海的胳膊，说：“我去叫春妮子，你赶快回去把海娃抱来！”老海一溜风地走了。

老大妈一脚跨出门，差点儿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人忙往外一闪，让过老大妈，却又伸手拉住了她。老大妈见是大队的支部书记，忙说：“老崔呀，你别拦我，我有紧要事哩。”

老崔说：“杉树坑老海找春妮子来了是不是？”

“是呀。”

“是老海家海娃得病了吧？”

“得的急病哩。”

“怪不得，瞧他那个慌张劲，连喊他几声也没听见。”

“我让他回家抱海娃去了。”

“敢情你是要赶到半道上去接春妮子？”

“是嘛。”

“大妈，你可不该打发老海独自回家抱海娃去呀！”

“怎么啦？”

“既然海娃得的是急病，你就得跟着去一趟，你是两个医生的妈妈，总比老海懂得一点，是不是？杉树坑离这儿靠十里，万一海娃在半道上惊了风，可更不得了哇！”

老大妈不由举起两手重重拍了一巴掌，嚷道：“哎哟，老崔呀，你可说对了，只是怎么让春妮子知道呢？”

“我马上去打电话，先到城里问一问，要是春妮子兄妹俩动身了，我再给沅口公社打个电话，请他们派人到半道上去接，让春妮子赶紧回来。这该比你跑着去快多了吧？你就放心照料海娃去吧。”

老大妈这时候，脸色才和缓点下来，还微微透出一丝宽慰的笑意。她拉着老崔的胳膊，轻声地说：“瞧大妈是个糊涂蛋！老崔呀，太谢谢你啦！”

老崔呵呵笑着说：“你这才真是说糊涂话了，你让人家怎样来谢谢你和春妮子呢？”

老大妈点点头，车转身朝杉树坑走了。走了几步，她又扭回头，望着老崔那穿一件土蓝布褂子的结实、宽厚的背影，暗自赞美道：

“这个人哪，不单全大队家家户户的事情，全装在他肚

子里，连人家心里想的，该怎么做的，他都给调理得妥妥贴贴。”

二

正当老大妈急急忙忙追赶杉树坑老海，老崔也赶紧去打电话的时候，他们盼望着的春妮子，同她哥哥两个人正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城关镇。

离开家乡整整七年了，一切都叫文哥感到新奇，好象他是回到一处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城里一条崭新、整齐的南北大街，代替了古老而又狭窄的石板街道。一出城关镇，原来依山傍水，弯弯曲曲的石子路不见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笔直的大马路。马路两旁新盖了那么多的青砖楼房，这里那里矗立着高高的吐着浓烟的烟囱。环境变了，人也变了。就说春妮子吧，再也不是那个挂着两条清鼻涕的小丫头，现今的妹妹已经成了他的同行。开口是“常见病如何如何防治”，闭口是“针刺疗法怎么怎么好”。从妹妹脸上流露出的神情，都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妹妹为自己能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而自豪。

从城关到沅口有十五里路，每天上午有一次班车。文哥本来主张坐车，可春妮子不同意。她说：“哥，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县里的制药厂。”嗨，还办起了制药厂，真不简单。妹妹介绍说，那是个专门制造本地草药的制药厂，还一下子报告了一连串产品的名称以及每一种药品的疗效。她见文哥不那么感兴趣，便说：“哥，你不要小看了我们的

制药厂，许多药品还销到外县去了呐。”文哥想，这回，他是回家探亲来的，并不是业务上的参观访问。但他没有说出来，怕泼妹妹的冷水，就问：

“有多少路呀？”

“十五华里。”

“十五华里？太远了，来回三十里，赶到家晚了，妈妈会等急的，以后再说吧！”

春妮子虽然有点不高兴，但也不再坚持下去，以后有机会再带哥哥来参观吧！于是，兄妹俩一路上说说笑笑，又往前走了。

离沅口还有里把路光景，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这人上身压在车把上，拚命蹬着脚踏，车子骑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面前。

“啊呀，春妮子，可碰上你啦！”这人猛一刹车，连人带车翻倒了，他也没顾得去扶车子，大喊大叫地跑上前来。

春妮子说：“出什么事了？程文书！”

“你们大队老崔打来了电话，要你赶紧回去，路上一刻也不要耽误，说是有个孩子得了急病。”

“谁？”

“电话里没说是谁。咳呀，春妮子，快去吧！”

春妮子的脸，霎时严肃起来，说：“哥，程文书，我们马上商量一下！”

文哥说：“还商量啥，先回去看看再说。”

春妮子说：“看你说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应当积极

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应当积极，那就不应该是消极地应付。先商量一下，心里有个底，免得临时手忙脚乱。”

文哥说：“别的没啥，我就担心山村里医疗设备条件差，药物缺乏，还是打个电话回去，要他们赶紧把孩子送到公社医院去！”

程文书说：“要是能送到公社，还用得着这么急啊！公社医院两个医生都下大队巡回医疗了。陶医生在大坑岭头，离你们那里二十多里，我回去打个电话给他，要陶医生带足药物马上赶到！”

春妮子高兴地说：“那太好了！程文书，你再等一等。哥，你说在这季节里，孩子一般最容易得什么病？”

文哥想了想，说：“小孩在这个季节里，流感、脑膜炎、麻疹、百日咳、支气管炎、白喉，都有可能。”

春妮子掏出本子，一边迅速地记录着，一边点着头，说：

“感冒、麻疹、百日咳，家里都有备药；支气管炎，也有草药。我们顺路去公社医院配几支脑膜炎的针剂带回去，还要同制药厂联系一下，带几服专治白喉的草药片剂，公社医院没有这种备药。”

“专治白喉的草药片剂？”文哥惊奇地说。

春妮子说：“哥，这是制药厂根据赤脚医生的实践经验，采用土牛膝、野薄荷等多种草药，试制成功的。经过反复临床实践，证明对白喉有较好疗效。”

文哥开始引起兴趣了。他说：“春妮子，这种药的配

方，你不能讲得详细一点吗？”

春妮子说：“没有时间啦，以后再详细讲给你听。”说着，从本子上撕下写好的字条，交给程文书，“程文书，情况都在这上头，告诉陶医生，让他快去。另外，请你再同制药厂联系一下，请他们赶快派人送几服专治白喉的草药片剂来。你把车子借给我。”

“干什么？”

“好快一点赶到家！”

“你不是不会骑自行车吗？”

春妮子的确不会骑自行车。这会儿她是急了，只想到自行车比人跑得快。她瞥了文哥一眼，问道：“哥，你会吗？”

一个在城市里当大夫的人，还能不会骑自行车吗？文哥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扶起车子，对春妮子说：“上来，坐好了。”说着，脚一蹬，骑上车子就走了。春妮子回头朝程文书喊道：“程文书，我们走了。我把车子寄放到红柳坑陈大伯家，你自己取去。”

春妮子坐在车后托架上，抓着文哥的衣服，催促说：“骑快点，骑快点！”她的心早飞走了。文哥想，这个春妮子，刚出城关，他本来主张坐汽车走，她偏不同意，现在又逼着他快骑车，真是任性的丫头！文哥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就问春妮子说：“刚才那个程文书说大队里老崔打来的电话，这老崔是不是崔宝根？”春妮子说：“就是。”文哥又问道：“宝根现在干什么来了？”春妮子说：“是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嗨，崔宝根都成了支部书记了。他同宝根从

小一块长大，一同当过儿童团员，一起站岗放哨，监视地主、狗腿子。当他出门上大学那年，宝根给他挑着行李，一直送上十里大龙冈。那时宝根是大队民兵队长，在冈亭分手的时候，宝根紧紧拉着他的手说：“阿文，你是我们山窝窝里第一个大学生啊，没有毛主席，没有党，我们穷山窝八辈子也进不了大学的门！要为贫下中农争气啊！”一晃十来年过去了，崔宝根成了支部书记了，变化可真大呀。文哥边想边骑着车子，不一会来到公社。他们在公社医院配了一些药物，又匆匆进发了。车进沅口，道路愈来愈不平坦，都是上脚路，车子的速度越来越慢。这个在城市里的柏油马路上习惯车子的人，也不免越来越感到吃力了。

春妮子却一心惦记着那个不知名的小孩。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陶大嫂家的小豆子吗？王大叔家的兰兰还是老崔他自己的小女儿红红呢？她几乎把队里所有的孩子都想遍了，一张张小脸儿映现在她的脑海里。那么，孩子得的又是什么急病呢？也许是急性支气管炎，也许是重感冒或者痢疾。真糟糕，车子怎么越走越慢了！岂不真的应了那句“急惊风撞上个慢郎中”的俗话了么？她把怀里的手提包一夹，不管三七二十一，腾地跳下了车子。文哥不留心，猛一下车子失去了平衡，倾倒了。幸好他人高腿长，右脚一撑地，才把车子稳住。

文哥有点不高兴地说：“春妮子，你这是干什么？”

春妮子说：“哥，我的腿坐麻了，你又累，这样下去可要耽误时间了。你先骑车走吧，我撵你。”

文哥笑着说：“你还能撵上车子呀？好，把手提包给我。”

春妮子说：“手提包又不重，你快去吧。到红柳坑把车寄在陈大伯家里，你也不用等我，先赶回家去。哥，这是个孩子，得的又是急病啊，你比我能！”

文哥爽快地说：“好吧，那我先走了，你慢慢撵。”说着，飞身上车去了，一下把春妮子拉得好远。

“怪不得呀，”文哥一面用劲蹬着车子，一面想着，“怪不得老崔打电话到沅口指名找春妮子，怪不得沅口那个程文书满头大汗到半道上来接春妮子，怪不得人家那么信任她，原来她一颗心都吊在病人身上。一听说有个孩子得了急病，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丢到脑后，一心一意为那个不知姓名的病孩着想了。从这一点上说，我是大大不如赤脚医生……”

车子骑近红柳坑，蓦地，道旁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同志，你打外头来，半道上可见着一个穿一身蓝制服的姑娘？”

文哥刹住车一看，说话的是一个头发胡子都雪白了的老大爷。

“没有哇，老大爷。”

“不，兴许你见着了没留意，那姑娘家瓜子脸，眉眼长得挺秀气，素素净净，赤脚草鞋，肩上挎着个红十字挎包——”

“哈，老大爷，你说的是春妮子吧？”

“对对，就是春妮子。同志，你见着啦？我是说你见着来的嘛。这会儿春妮子快到什么地方了？该过了沅口了吧？”

文哥跳下车子，走到老大爷面前，细一看，原来是陈大伯，笑着说：“陈大伯，你不认得我啦？我就是春妮子的哥哥阿文哪。”

“阿——文？啊！阿文，小文子，都长这么高啦。你不是在外头什么地方当医生吗？”

“是啊。”

“那太好啦！小文子，你回来得巧啊！杉树坑老海家的独生儿子海娃得了急病，是你们大队老崔打来的电话。快去吧！快去吧！”

“我也就去。陈大伯，这车子是沅口公社程文书那里借来的，暂且放到你家里，程文书自己会来取的。”

“行，我家就在村头，你该记得吧？救人如救火啊，快去快去！”

“喂，陈大伯——”后边远远地传来一个清脆的喊声。

陈大伯手搭遮阳，看了会儿，高兴地一拍巴掌，笑着说：“春妮子也赶上来了！有你兄妹俩，老海家海娃有救啦！”

三

“有你兄妹俩，老海家海娃有救啦！”陈大伯这句话，一直响在文哥的耳际。

山里人不习惯于讲客气话。这句话出自一个山里上年纪的人的口，文哥懂得它的份量，这就是说，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它充满了希望和信任。

十里大龙冈一口气就上来了，文哥没有拉在妹妹的后

边，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他。站在冈亭朝北的石阶上，能看见他的村子，能辨认出位置在村子东头的家。啊，村子里大变样了，当年的茅屋几乎全部改成了瓦屋。要不是家门前那棵高大茂密的白果树，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不认识了。

“哥，你累不？”

“不累！”

“那就快下冈吧！”

“春妮子，我看你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这不好，干我们这一行，越到关键时刻，越需要有最大的镇定！走吧，你把手提包给我。”

春妮子没有作声。哥说得对，他是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很好向他学习，在关键时刻必须冷静、沉着。她把挎包换了个肩，兄妹俩的脚步，渐渐地加快了。

回家啦！七年没回来的阿文回家啦！你看，村口簇拥着那么多的乡亲在盼望着他，迎接着他！文哥老远就认出了崔宝根，这是个标准的山里人，结实得象一棵古柏那样。听不清他喊叫些什么，快步跑来了。人们跃动着，跟着他跑。终于听清了他们的呼喊：“春妮子回来啦！春妮子回来啦！”原来，他们是在欢迎春妮子！

春妮子一见老崔，劈面就问：“海娃呢？”

“抱在你妈妈怀里。”

春妮子往人缝里一钻，就不见了。老崔回过身，一把抱起了文哥，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大声嚷道：

“你这次回家，可正是时候啊！”

家里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也不应该有那么多人，不论医生和病人，永远要求着清洁、安静。文哥将这个意见对老崔说了，老崔把人们挡在门外，轻轻说了几句话，人们便安静下来。这是乡亲们尊重一个医生的神圣职责——治病救人！

春妮子在房门口迎着文哥，带着焦急、期待的神色，默默等待着。

象所有有经验的医生那样，文哥在开始诊断之前，满怀信心，沉着地发出了简短的命令：

“打水消毒！”

孩子躺在老大妈的怀里。这就是老海家的独生儿子海娃！陈大伯的话，又在他的耳畔响起，使他甚至来不及朝妈妈看一眼，对妈妈说一句亲切的问候，便开始了他的诊断。

孩子好象熟睡着的样子，张着嘴，发出时而粗重时而微弱的喘息，热度很高，不时一阵痉挛，医学上叫做间歇性痉挛。病孩完全处在极其危险的昏迷状态，他那衰弱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

病孩的爸爸、妈妈，自己的妈妈、老崔和春妮子，都用同一种忧虑的眼神凝视着他，他不由得紧张起来。在医院里，他还没有碰到过这样难堪的局面。但他究竟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了，他戴上听诊器开始诊断。

人们的脸色逐渐地平静下来。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一个有经验的医生的有条不紊的工作。熟练的工作，本身就具有一种感人的艺术的魅力。希望增长了，信任代替了忧虑。

文哥经过认真仔细检查后，不慌不忙地说：“体温39度8，白喉。”

春妮子脸上的肌肉，不由颤抖了一下。啊，果真是白喉！乡亲们一齐围过来。老崔低声问道：“那，该怎么办？”

文哥拉着老崔走了几步，避开孩子的双亲，胸有成竹地说：“根据孩子的病情，只好立即送医院。你去准备一付担架，多弄几床被子，路上千万不可再受风寒……”

春妮子一下抓住文哥的手，低声喊道：“来得及送医院吗？”

文哥摊开双手，为难地说：“哪有什么办法？不送医院，只好——”他没有说下去。一个医生，从来说话都是有分寸的，他不能在家属面前说出叫人惊骇的话来。

“不能送医院！不能送医院！”春妮子低声喊着，声音低得几乎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见。可是文哥听清楚了，他不由皱起眉头说：

“出了事你能负责？”

“那么，半道上出了事，我们就没有责任了？”

老崔说：“春妮子说得对，一定得想办法，决不能出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出了事，我们都得负责！”

这简直是一句不讲理的话了！老崔不是医生，他不懂得医生的职责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是可以不负责任事故的。春妮子难道也不懂得这一点吗？文哥走了开去。这时候，陈大伯的话，他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老崔看出了阿文的心情，心里沉重极了，便对春妮子说：

“春妮子，我们从早上起，眼巴巴等着你回来。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阿文猛然一个转身，原想说：你们本来就不应该等嘛，迷信一个姑娘……话到嘴边，他还是克制着没有说出来。

那么，春妮子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那边，海娃的妈妈已经低低地啜泣起来了，那个络腮胡的爸爸，急得满脸汗水。自己的妈妈呢？那么专注在孩子的身上，不停息地拍着，轻轻摇晃着，仿若一停止下来，孩子的幼小的生命就会停止了！在春妮子的耳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响起了陈大伯那一句心长意重的话语！

春妮子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她抬起头，深情地注视着迎面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使她记起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走群众路线的教导。这次学习班上，有个大队的赤脚医生也碰到过类似的病例，但他们依靠群众，大家想办法，终于用针灸使病人的机体增强了低抗力，赢得了时间，挽回了生命。她勇敢地一挺胸，一手拉着文哥，一手拉着老崔，三个人一齐走出室外。

等在外边的人们一下子蜂拥过来。春妮子对大家说：

“乡亲们，海娃的病很严重，我们手头又没有治这种病的药，该怎么办呢？我先把办法说出来，大家听一听，让我们共同来决定该怎么做吧。”

人们一听就活跃起来了。老崔说：“就应该这样，春妮子，你快说。”

春妮子把学习班上那个事例告诉大家，接着说：“我们也可以使用针灸的办法，刺激一下病人已经麻痹了的病体，争取时间。公社医院陶医生在大坑岭头，我们已联系过了，如果

他带着白喉药，马上就能赶到；万一陶医生没有药，我们已和制药厂联系过，他们肯定会派人送药来。因此，只要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做到不使海娃的病情恶化，我们就有希望了。”

人群里有个叫阿牛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说：“我这就上大坑岭头去接陶医生，如果有药，我就可以抢先赶回来。”另外几个小伙子说：“让我们到半道上去接制药厂来送药的人，保证在两个小时之前把药送到。”

老崔的妈妈也在，她说：“宝根呀，那你就快去打电话呀，制药厂不是有一个大轮子车吗？叫他们开车来。”

许多人一齐叫道：“对啦，对啦，那回就开到过红柳坑，我们的人赶快下红柳坑接去。”

老崔紧紧握着文哥的手，说：“阿文，你帮助春妮子针灸，大但地干，我们一定能救活海娃的！”

在这短短的时刻里，阿文经历了一场多么深刻的教育呵！一个病孩，同那么多似乎并不相干的人，却有着那样深切的骨肉关系！呵，这是重于泰山的阶级情谊！刚才还认为是一句蛮不讲理的话，现在听来竟是那么自信，那么豪迈，那么正确！他动情地说：“老崔啊，快去办你的事，这里的一切，你都放心好了！”

春妮子在文哥认真、负责的配合和指导下，针灸进行得相当顺利。海娃的脸色有了显著的变化，热度居然降低了零点八度，呼吸也顺畅了一些，痉挛的间歇时间延长了。这时，赶来了陶医生，他虽然没带来白喉药，但他带来了一支强心剂，这支强心剂增强了海娃那衰弱的心脏机能，脸上出现了血色。过了一个多小时，专治白喉的草药也到了！……

当人们在室外听到海娃发出的第一声微弱的哭声的时

候，谁都觉得这好象是一个婴孩降生时所发出的第一声悦耳的啼声！人们不由自主地欢呼起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老大妈可累坏啦！她上午十点钟接过海娃，一直抱到现在。她抱着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病孩，她抱的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海娃得救了，是毛主席，是党，救活了这个贫农的儿子。人们怀着喜悦的激情，要回家去了，每个人都走到老大妈面前看一看海娃，谢一谢老大妈。可老大妈不让走，她拿出了专门为自己七年没回家的儿子准备的栗子糕，一定要分给每个人尝尝。她说：“别嫌大妈做的栗子糕不好吃。谢谢你们对海娃的关心，谢谢你们对春妮子的信任，这是大妈的一份心意啊！”

人们高高兴兴吃了自己的一份，一蒸笼栗子糕一下子就分光了。不过，春妮子分到的那一小块没有吃，她说给海娃留着。

等人们都散了之后，文哥没有避开妈妈，直率地对妹妹说：“春妮子，我不如你啊，在关键时刻，不是你，而是我的心慌了，胆怯了。我缺乏认真、负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准备。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春妮子红着脸说：“哥，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在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是党，是群众支持了我，也是你支持了我。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呐！妈妈，你说是不是？”

妈妈笑着说：“话都让你说了，还叫我说什么呢？只是我把给阿文预备的栗子糕分光了，阿文该不会怪妈妈吧？”

妈妈说得兄妹俩一齐开心地笑了。

红 心 李

欣 荣

汽车在山区的公路上行驶着。秋末的四明山区，天高气爽，远处的群山，线条清晰；近处的石崖，在午后的阳光中反射出古铜一样的颜色。经常看到山坡上闪过一片片白灿灿的油茶花，映照在色绿如蓝的水库或溪坑的水面上，很是明丽。这时，农场的青年技术员赵健无心欣赏这山区的景色，他焦急地从提袋里拿出县里批转的介绍信：竹苗五百兜，提货地点——陆家沙生产队。“陆家沙也养起竹园来了，这可不简单！”端详了一会，他心里又一次嘀咕着。

陆家沙，是桃、李的故乡。十多年前，赵健还在农学院读书，在一次专业实习时曾来过这里。那时他不是来采购竹苗，而是为自己的指导教授搜集水果品种——红心李的资料。他记得，那是个桃红柳绿的阳春三月……

……离开县城走了大半天路，才找到一条小溪。照老乡的指点，农学院大学生小赵顺着小溪朝前走。这时天已经晚了，在山区，太阳一擦山，黑得特别快。前不沾村，后不靠

店，他又急又累，呆呆地站在那里，真不知道如何举步了。

忽听一声咳嗽，一个人影就在不远的前面站着。

“到陆家沙来的？”说话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的老人。

赵健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那人把手上的青柴棍往沙里一拄，拍拍沾在巴掌上的沙子，往溪对面指了指：

“那就是！”说完就朝前走。赵健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这段路一会儿是沙，一会儿是乱石，细沙往鞋里灌，刺蓬往脚上扎，好不难走。在一片浅水旁，老人停住了，掏出竹根烟管，点起烟。他在等着后面的客人。

“同志，我背你过去，怎么样？”老人说。

小赵笑着摇摇头。老人坐在乱石地上，把脚上的草鞋脱下来，丢给他：“穿上草鞋趟溪，当心滑跤！”

恭敬不如从命。小赵很不熟练地穿上了草鞋。

进村时已经掌灯了。通过陆家沙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老陆的谈话，小赵才知道领他进村的老人叫李阿根。

陆家沙，是碧波溪中的一个冲积岛，这里的所谓土壤就是沙子。从前，这里也有居民，后来发了一次大水，连房加树一下子给抹平了。解放前几年，从东海金塘岛来了几户没处投奔的难民，他们重新在这里开垦起土地。李阿根就是陆家沙最早的居民之一。种庄稼没有肥料、农具，更谈不上牲口，李阿根便把从金塘岛上带来的李树种子播下去。因为他从小在家乡学了一手果树栽培、嫁接的手艺，不久就在新开的猪尾巴地里培育出十几株李子树。这是李阿根夫妇的喜悦，也是全村穷苦人的希望；说不定种果树是陆家沙的活路

哇。就在第一茬果子成熟的时候，县城里一个姓姜的什么“会”的参议员，乘着竹排游山逛水，拄着文明棍往李子园里转了半圈，胡说这片地是他姓姜的……李阿根的话语少了，笑脸没了，不久妻子也死了，只剩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自己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李子，连尝也没尝一个呀！

“解放后，李阿根分进了土地，那十几棵李子树，也分到他的名下。”提起李阿根，社主任的话象打开了水闸：

“这真叫土地还家呀！说也稀奇，这多年不开花的李子树，经老李一侍弄，第二年就开了花，结了果……”

“以后呢？”充满了好奇心的小赵又问。他想到自己这次出差的目的，打算详细了解李阿根改造果品品种的过程。但是社主任跟他谈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今年，外地的高级社办得热火朝天，陆家沙怎甘落后？可县里一个领导说半农半林的初级社怎么升高级社，过几年再说。”陆主任停了一会，又说，“‘红心李’说得对，他说他们不批，我们批。前年说我们是‘自发办初级社’，今朝我们不会来个‘自发办高级社’？就这样，陆家沙转入了高级社。”

“红心李？”小赵还认为“红心李”是他所研究的果品。

“‘红心李’，就是李阿根大伯呀！因为他培养出红心李，人老心红，我们村里才送他这个名号。他现在又动脑筋想在溪坑西边的河滩上种果树呢！”

“噢，怪不得天黑了他还在溪滩里干活呢。”

“他就是这么个人，看准了一条路就要走到底！”老陆

停了一会，对赵健说：“晚上就睡在这里，明天去找‘红心李’吧！”

第二天一早，赵健去找“红心李”。

村外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一片的果树，有桃树，有梨树。在晨曦中，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开得一层压一层，远远望去，象一堆堆彩色的云朵，把农舍、村庄都掩埋掉了。再加碧波溪在村南分成东西两条支流，真把陆家沙围成了一个花朵的岛屿。

“要让陆家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得动脑筋干嘛！”不远，在树荫下的一个苗圃里，一老一小在讨论着什么。

“昨夜你陆阿叔不是讲了，就是城里的自来水……”老的就是李阿根，他见小赵来了，停住挖树苗的铲子，朝小赵说道：“城里的同志，你说城里的自来水，要没有工人找水源，造水塔，接管子，装龙头，水会自己流出来？”小赵点点头，但不知道李阿根为啥问这么个问题，正要开口问，李阿根继续说：

“照我看哪，陆家沙要搞社会主义，就象种果木一样，要栽，要理，还要除虫子。城里的同志，你说是不是？”说着，躬下身子，用手在少年刨好的树苗根子上按着土。

“阿根大伯说得对！”小赵不住地点着头。他看着面前的阿根大伯那双粗壮有力的竹节大手和硬朗的身骨，问道：

“阿根大伯，你今年——”

“五十岁喽！”

这时，晨曦已变成了绚丽的朝霞，透过花树，村上浮起

一片炊烟。李阿根看看，对那少年说：“庆子，走，吃饭前先 到溪坑西边把这些苗子栽上去！”

“这是什么果苗？”赵健问。

“李子。”李阿根答。

“这就是红心李，同志。”少年带着骄傲的神情，补充道。

就这样，赵健在陆家沙住了五天，除了调查红心李的品种演变、培育经验以及陆家沙的自然条件外，还跟李阿根大伯建立了友谊……

“陆家沙到了。”汽车司机喊了一声。

赵健从回忆之中醒过来，把手中采购竹苗的介绍信匆匆放进袋里，等待着正在滑下坡的汽车停下来。

赵健下了车，走在一条新修的公路上，这条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大堤坝，坝子下面就是碧波溪。溪沟旁修得大片大片的田，都用没有棱角的溪坑石砌成砌子，有的是成林的果木；有的是稻田。变了，哪里是十多年前他进村时走过的地方？赵健已经辨认不出来了。正在犹豫间，后面走来一个青年人。赵健便问：“同志，陆家沙往哪走？”“你到大队找哪位？”青年人问。

这叫赵健怎么说呢！要说找大队负责人买竹苗，可是这边山上、堤下并没有竹林呀！赵健说，要去看一位姓李的老人家。

“是李阿根？”青年脱口说，“那算是找到我家门口了！我叫李庆，他是我爹。哎，你以前不是来过一次？”他的眼睛朝赵健闪着光亮。

赵健一把握住他的手，哈，十多年前抹鼻涕的少年，已

成了堂堂汉子了。

“你看我们陆家沙变成个什么样子了？”他指了指竖在山顶上的高压电线塔，带着自豪的神情，“在溪上游，我们公社造了水库，还能发电。今年稻子收成很好，还有桃、李、杏、梨……同志，你怎么不早来，现在只能吃到橘子了。快，到家去，今晚正赶上公社电影队来放电影。”他越说越快，越走越急。

进村后，赵健被领进一所一楼一底的新房子。李庆的妻子、一个短发青年妇女，见他们进来，忙到后边的灶间里去安排晚饭去了。赵健把藏在心里的一句话端了出来：“李大伯呢？”

“唉，怎么说呢！”他端过一把竹椅给赵健，接着说，“我参军那年，爹在东坡试验种竹子，等我回来，竹子已经成林了。去年，我成了家，打算把老人搬到新房子来一块儿住，可他心里只挂着竹园子，干脆在竹林里搭起了土房子。”

“嗨！竹园子？”赵健有意识地问。

“对！东山岙早成竹山了，还向外支援竹苗呢！”

赵健想起这次来采购竹苗的任务，高兴起来，说实话，他一直在担心县里会不会把介绍信开错了地点呢！

“阿根大伯过去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吗？”赵健过去听说李大伯受到处分的事，继续问道。

“我爹的党纪处分早已撤销了。现在才清楚，这就叫做路线斗争。”接着李庆就诉述了起来：

一九六一年，县里来了个领导人，一到公社就下令碧波溪水库下马，整天大会、小会地宣传什么“责任田”的十大

好处。几个没改造好的地、富、反，竟唱起了“土地还家”的调调来。李阿根一看不对头，就拿出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那本书来，到处宣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有一次，他把搞互助组时村里编的“单干十大害处”拿出来让社员们念，被县里派来的一个干部发现了，指着李阿根叫道：“你又在开什么黑会？”李阿根嗓子也不低：“我们开的是走社会主义的红会，你们搞的‘责任田十大好处’开的才是黑会呢！”后来这个干部给李阿根做“思想工作”，说：“什么是责任田？责，就是人人负责；任，是任务；田，就是种田；人人负责完成种田任务就是社会主义嘛。”李阿根说：“责任田，照我说很简单，就是搞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方说：“你在村里有些威信，在责任田上你要带个头。”李阿根说：“我带头要带社会主义的头，别人喊我‘红心李’，我红心永向毛主席！”那个干部恼羞成怒，威胁李阿根：“你……这是对抗上级，目无组织！”李阿根仍然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要我服从你这个上级，那你这个上级还服不服从毛主席？”

“就这样，他们那些执行反动路线的人擅自对我爹作出党纪处分的决定。”李庆说着坐下来，巴掌攥得咯咯响。

赵健的脑海在翻腾着。在这个普通的农舍里，他在上着一堂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课。他要了解自己最好的老师‘红心李’的一切，哪怕是一个生活细节也好。

这时天已经暗下来了。赵健急着要去看李阿根大伯，李庆说夜里去东山岙山路难走，晚上他爹一定会进村来看电影

的，吃过饭再说。谁知晚上老人家根本就没进村。

第二天，天蒙蒙亮，赵健急匆匆去东山岙找阿根大伯。穿过一片果林，赵健踏上盘山小路。蹚过山脚，只见满山满坡是墨绿的一层。啊，是竹子！它长得密密实实，漫山铺上去，直到缠在山头的晨雾里。

道路越走越小，为了早些见到那位老人，他的步子不自主地加快了。竹林里静寂得很，只有竹叶丛里传来啾啾鸟鸣声。

在一股小溪流旁，有一株合抱的大枫树，根深叶茂，虬枝峥嵘。经霜后的枫叶，片片血红，抬头望去，真象一股冲天大火。竹林在枫树的对比下，更绿得青翠欲滴；枫树在竹林的衬托下，更红得气势万千。就在枫树后面，他发现了一间土房子，门关着。赵健清了清嗓子喊了一声。

“来了！”屋里传出浑厚的声音。

竹排门开处，露出一个年轻人的脸，嘴唇上刚刚长出一层绒毛，双眼惺忪，象刚爬出被窝的模样。

“李大伯呢？”赵健失望地看了看小伙子。

“噢，师傅昨晚到后山大队去了。”说着，把客人让到屋里。屋子就是不大的一间，两张床，一个灶，还摆着不少农具。青年人把对着屋门的大板窗支起来，屋里透进一片绿光。

这小伙子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李大伯是他的教育户，所以称作师傅。因为他工作细心、踏实，生产队才派他作“红心李”的徒弟。

“他什么时候回来？”赵健问。

“难说。昨晚我要陪他进村看电影，他不肯去。说林子

大了，什么‘鸟’都会有，山上就是高压电塔，别让坏人趁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出坏点子。他立即拿着电筒去巡山，后来又回到后山大队去了。”

这时赵健才知道李大伯昨夜为什么不进村看电影的原因。后山副业组在用竹篾编热水瓶壳子，李阿根打算趁农事稍闲，组织妇女们向人家学艺呢！

“你师傅蛮喜欢竹子吧！”赵健随口和小伙子聊起来。

“可不，喜欢得象性命！”这知识青年也学起山里人的口气，“前两年我刚到这里，竹山还封着，你就是拗他个竹节儿剔剔牙缝也不行呀！可有时也不尽然。”

“噢，你说说看。”赵健坐到一张竹床上，和小伙子聊得投机起来。

“那年冬天，我们队的青年人没早没晚地打起扑克牌来。师傅得知后，气得不得了。他对我们说：‘你们空下来就不能唱唱样板戏！’有的说：‘那也得拿钱去买胡琴、笛子呀！’第二天，师傅在竹园里转了好几圈，挑选了好几十根粗粗细细、大大小小的竹子：毛竹、青竹、苦竹、凤尾竹，弄了一大抱，用锯子一截，琴筒子、笛管子、弓子、把子、键子、梆子，什么都有了。去年县里搞会演，我们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一台土制乐器，可叫响了！”

两人就这样在小土屋里无拘束地谈着、笑着，忘记了时间。忽听窗外有人问道：“城里有同志来了？”一转眼李阿根象阵旋风似地跨进来。他上前握着客人的手，端详着对方的面孔。

“十多年前，我在村西的溪滩上碰到你……”

“噢，大学生，记得记得！”他的竹节般的大手把赵健的手攥得发痛，“来得正巧哇，大队搞了个青年果品科研组，正需要人辅导辅导呢！”

阿根大伯并没有见老，满口整齐的牙齿，闪闪亮。还是那样精神，还是那副筋骨。

赵健把采购竹苗的事立即向阿根大伯说了。老人接口道：“在后山，我听家里的电话说过了。好哇，种竹子是大好事！”

“是啊，刚才你徒弟单就竹子的用处，就跟我排了半个多小时。竹子的用处很大，能吃，能住，能用，能代替钢筋，能入药，还能做乐器。”老人听着，抽出竹根烟管，在烟布袋里掏着、掏着，显然，他对客人的谈话很感兴趣，笑眯眯着眼问两个年轻人：

“还有呢？”

知识青年见赵健答不上来，便补充道：“箬壳也不是废物，还能编东西。”

“啊，你们忘了一条，”老人搥搥烟灰，两眼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还能做武器，杀敌人。”知识青年听了老人的话，忙从简易竹子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翻开来，里面贴着一张张从报刊上剪下来的图片。一幅画立刻跳入赵健的眼帘：几个戴斗笠的越南人，在削着竹尖子，竹尖象一柄柄利剑，被装在木板上，埋到陷阱里……

老人换了个话题，接着问赵健：“你们农场种的什么果木？”

“除了稻子以外，也象陆家沙一样，种着桃、李、杏、梨。场里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村推广优良品种。”

“好。”

“您的红心李，在我们场里也结果了。听说，云南的西双版纳，东北的长白山，也种起来了。”赵健兴奋地向老人介绍着。

老人并没有专心地听赵健的话，他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说：“过去种田植树为活命，结果是穷人丢性命。现在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种田为革命。为革命呵，想想陆家沙对党、对人类的贡献还是太小了！”

透过竹梢，阳光把光斑印到小土屋里。两个青年人品味着老人的话。在他们的心坎里，阿根大伯的形象越来越高……

数天之后，陆家沙生产队完成了五百兜竹苗的选掘任务。在“红心李”的指导下，株株留足了竹根；为了防止水分蒸发，还用塑料薄膜把梢头包起来。

赵健在离开小土屋前夕，再三向李阿根大伯道谢，并表示一定要把陆家沙的竹苗在农场里培育成林。

李阿根大伯深情地看了赵健一眼，语意深长地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复杂的，种好果树、竹子，可别忘了除‘虫子’呀！”

赵健面对这位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老人，充满了崇敬的心情，这时，他在心底里喃喃地说：

“红心李”正象碧绿的翠竹那样蓬勃向上，青春不老，象丹丹的红枫那样永远火红！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管山人 短篇小说集

作者 = 浙江省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编

页数 = 1 2 2

SS号 = 1 0 8 2 3 2 0 8

出版日期 = 1 9 7 2 年 0 5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百石亭的斗争 [毛英]
管山人 浦江文化馆 [张文德]
炮兵的故事 [骆基]
大潮到来的时候 杭州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吕志宏]
小数点 余杭县星桥砖瓦厂 [许铨先]
责任 杭州棉纺织机械配件厂 [陈光照]
新课目 浙江省军区某部战士 [何继宁]
考试 嘉兴县余新公社 [张幼启]
三探老虎滩 钱江航运公司 [赵征]
关键时刻 武义县 [刘士英]
红心李 [欣荣]
附录页